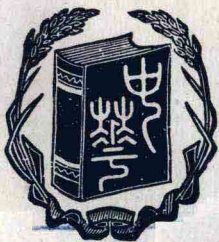


書叢際

譯原秋胡

迫近的世界大戰

標商冊註



The Coming World War

by

T. H. Wintringham

國際
叢書

迫
近
的
世
界
大
戰

胡
秋
原
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譯者序言

此書英文爲“The Coming World War”。第一版出版於一九三五年春，再版於一九三六年夏。再版除內容頗有增改外，又添了兩個附錄，即日蘇戰爭觀測及一年來變遷。譯者以日蘇戰爭觀測與第三章有連帶關係，故改爲第四章。

此書出版後，批評是很好的。英國 John Strachey 說：「此書之一頁，已抵得好多專門反戰書籍之圖書館。」一個空軍軍官 Charlton 說：「在二百五十頁中，作者成功地設計了來表現一個戰爭理論，一個戰鬥技術，一篇戰略論文，一個戰爭結果及止戰方法之描寫。」New Statesman & Nation 雜誌說：「此書蒐羅豐富，敘述穩重，而無矯激之弊。」但譯者並不願作誇張的介紹。著者溫羣漢(T. H. Wintingham)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有很好的軍事知識。其中有許多見解，當然是很正確的，但也不是完全爲譯者贊同的。著者除將第二次大戰之技術性質和政治性質作了極成功的描寫外，最有價值之地方，是對於英國外交軍事政治政策，作了一個很好的分析。然而如果我們想到英國政策在今日舉足輕重的地位，那麼，這書是幫助我們了解

世界政治一個重要的環節和關鍵。

本書的內容大體如此：現代科學技術在製造戰爭，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戰爭的性質（第一章）。第二次大戰最主要而可怕的武器將是只能用於進攻的飛機，然防禦力極強的機關槍，或使這戰爭延長。然因現代戰爭技術日益依屬於工業，使製造槍砲的工人握着作戰及止戰的力量（第二章）。第二次大戰在東方和西方都有震源地，日蘇戰爭却有首先爆發之可能，但無論如何，歐洲也必捲入大戰之內。在日蘇戰爭中，日本多始勝終敗。而德國雖然軍備擴張得可怕，但在大戰中亦有國內革命之可能（第三、四、五章）。現在各國都在工業上、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備戰，但英國的準備是最足驚人的，而最危險的，是英國鼓勵德國、日本的政策（第六章）。而英國的備戰最巧妙的是在和平口號下進行，在這裏，著者對英日美的關係作了一個很好的敘述（第七章）。但著者引用英國過去保守黨、憲章派及進攻俄國戰爭中兵士拒絕作戰的事實，說明止戰的可能（第八章）。著者指出英國工黨脫離過去傳統，實際幫助了英政府之備戰，並指出工黨所幻想的和平計畫及政策，都有害無益（第九章）。接着著者指出戰爭之根源在帝國主義制度，批評人口理論及戰爭本能論之無稽（第十章）。最後，著者指出恐慌加速了戰爭，

而除此以外只有革命（第十一章）。在附錄中，著者略述了意阿戰爭、德國武裝萊茵及日本動向，主張成立國際和平組織止戰。

但讀者不要忘記，這是一個英國人的著作，是為英國人及歐洲人寫的，其中有許多結論並不能適用於中國的。著者關於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沒有很深的了解，因此，對於東方戰爭的估計也就不能說是正確。說到日本政策，去年十二月日本改造上有這樣的話：

「日本對外交策不在南進，也不在北進，而在集中於支那。」這就是說，日本在沒有解決中國之前，不會真正進攻蘇聯。我們既不能等待日蘇戰爭自救，也不能把日本對華政策就只看作是進攻蘇聯。在我們面前的，是四萬萬人生死存亡的這一個問題。因此，我們止戰的方法，就不是如著者所說的，而是全民族不分上下階級派別的聯合武裝自衛。

書中有許多過度的陳腐的宣傳，關於中國，除了對淞滬戰爭中機關槍的作用有極好提示之外，有若干不正確的消息及錯誤的論斷，爲了種種關係，譯者都略去了。最後一章，原分兩章，多半是社會主義文獻的引用和英國瑣事之涉及，也均從略。但全書精華及中心論旨則完全保存。第二版增了許多註釋，其重要的，譯者都加入正文之中。在這意義上，這譯本是一個編譯。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於紐約。西望傷懷。

迫近的世界大戰目錄

譯者序言

- 第一章 技術與戰鬥……………一
- 第二章 由空而來的戰爭……………一一
- 第三章 威吉思汗之地——滿蒙西比利亞……………二九
- 第四章 日蘇戰爭之觀測……………四三
- 第五章 戈林的轟炸機……………五七
- 第六章 準備着——各國備戰情形……………七九
- 第七章 他們高談和平……………九五
- 第八章 戰爭完結——以及如何完結……………一一〇
- 第九章 英國工黨與戰爭……………一二三
- 第十章 戰爭的根源……………一三一

第十一章 大恐慌與革命

一三六

附錄 一年來的變遷

一四七

迫近的世界大戰

第一章 技術與戰鬥

機械製造戰爭這句話，只是在最近才成爲一種真理；然也還只是在一定範圍內才算是真理。可是，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機械的影響幾乎變更了戰爭的各方面；決戰，戰術和戰略，在一九一八年幾乎與一九一四年的情形大不相同；而自一九一八以來，其變遷還要更大更遠；這樣說來，機械製造戰爭這句話就是真理了。

雖然這種影響只是一種最近的發展，可是，機械隨着過去一百年間生產運輸及旅行的機械化成長起來，雖然只在最近二十年間得到充分的體格，而它在戰爭方面的影響，已經是爲時很長了。在古代，在紀元前四百年，機械發展的情形，已經在戰爭方面顯示其重要。

原始的希臘人、羅馬人、迦太基人用木頭做的機械，碩大笨重；因爲難於移動，在野戰中是很難利用的。但是這些東西在攻城之際，或在防禦的堡壘線上，如北不列顛之羅馬城牆，已表示頭

等的重要。

紀元前兩百年，石弩 (catapults) 和弩砲 (ballistae) 能打八百碼之遠；亞歷山大城的迭盜里斯 (Dionysius) 發明連珠弩 (polybolos)。這兩種發展，開始粗粗地指出後來一切戰爭機械的進步。

人們不是爲打仗的目的而赴戰，而是爲得勝的目的而赴戰的。他們希望勝得愈多愈好，而打得愈少愈好。所以，只要能夠，他們希望不斷利用長距離的武器，而用這武器的射出物，打中敵人——同時使自己能離敵人好遠，不致爲敵人所中。但同時，另一過程發生。長距離的武器難於瞄準，所以勇敢的部隊必須在砲火中前進。爲防止那種不愉快的接觸後的徒手相搏起見，人類就打主意發明能夠速射的機械，最好能在幾分鐘之內殺死最多的敵人。

木製機械，無論是用緊縛的繩子着力的或是用彎曲的軟木着力的，都不適於長距離或高速度的行動。亞格西斯垂特 (Agesistratus) 所提到的八百碼距離，或者是一個例外——這是若干古代「大砲」的距離。但是許多小「機器」雖然笨，在許多有名的指揮官，如亞歷山大等之手，依然不失爲有效武器；如亞歷山大者，或者可說是第一個用那些小機械作真正野戰砲的

人。這些東西由良匠之精巧和巨城之財富製造出來之後，也可以一時獨霸攻擊的戰事。普盧塔克（Plutarch）記西拉叩斯（Syracuse）之圍攻說：「在亞基美德砲台上的人比其餘西拉叩斯人還多，亞基美德是發號令的靈魂。其餘一切武器都閉着沒有用，唯有他的是這城市進攻和防禦的武器。」

人類已經——在一個短時期——變為機械之僕人和靶子，在歷史之過去已然。

這些例證是從福勒（J. E. C. Fuller）少將的著作龍牙（The Dragon's Teeth）於古代戰事之「彈丸之循環」之部分引來；福勒評論說：「我們應該注意之點，即是在產業革命以後才再清楚看出的，即直接投射的武器比突擊武器更為優越，而發動戰爭的力量，日益在經濟上受文人的發明家，受科學和工業的影響，而不受武人及職業的戰術家的影響……其結果……將帥之資，易於落後於發明之巧；其次，打仗日益依賴於發明與工業，以致打擊軍事力量的來源，比打擊敵人軍隊更為重要。」

這樣，福勒所謂「經常的戰術要素」因技術之成長在戰爭中造成的變遷，比所用武器本身之變遷更大。在近代情況之下，這種變遷的形態在普法戰爭之後馬上就看出來；但其他各種

形態，自然在古代文明崩潰之後，曾表現於幾世紀之間。

武器的變遷（首先是爲工具的武器的變遷，其次是爲機械的武器的變遷）以及爲其結果的戰事的變遷，在權力由一社會階級移到另一階級的變動中，佔極重要地位。福勒敘述火藥（最初發明於中國）傳到歐洲的效果說：

「火藥……首先限制了，其次，除去了封建秩序，它取消了私人戰爭，團結了王國，保護了他們，而隨商人之出現，出現了另一種制度，另一種文明。」

發生這種現象的過程，恩格斯在一八七八年有更充分描寫：

「在十四世紀之初，火藥由亞拉伯傳到歐洲，而如每一個中學生都知道的，這把戰事方法完全革命化了。可是火藥和火器的採用，是工業上的前進一步，是一種經濟的進步。無論它是用於事物之生產或破壞，工業總是一種工業。火藥的採用，不僅在戰爭本身有一種革命的效果，而在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政治關係上亦然。火藥和火器的供給，需要工業和金錢，而這兩者都在城市市民手中。所以在開始，火器就是城市的武器，從城市中拉攏。其擁護者來反對封建貴族的勃興的君主之武器。從來不能飛渡的貴族城堡的石牆，倒毀於市民的大砲之前；而市民火槍隊

的彈丸，打穿了騎士的鎧甲。封建領主的優越勢力，也隨着他們的穿甲騎士而破滅；而隨有產階級之發展，步兵和鎗日益成爲武器之決定的型式。」（反杜林論）

技術發展，戰事變化，而階級力量也轉移了。這過程，在「克倫威爾打破一點的廢墟」已經無用之時，尙未終止。這過程，在今日和明日將達到其充分發展——這時候，工業較之武人和職業戰術家更明白地成爲戰事之重要事物——而工業以及近代技術，也日益表示精巧，教育和產業工人數目。

這變化的過程的階段，在革命的有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和王黨而建立自己權力的每一鬥爭中，都可看得出來。在北美獨立戰爭的時候，喬治王僱傭兵的燧石毛瑟，是和美洲居留民的來復鎗對壘。這些居留民，像野獸之獵人一樣，學會了如何瞄準，如何打擊；而喬治王的隊伍，一直到看見了對敵者制服的一切的時候，才來發他們連發的鎗彈。美洲人在樹林中做狙擊兵放鎗，有產者的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勝利了。

法國革命首先於一七九二年在 Valmy 的第一戰中，抵禦歐洲的舊制度。在加諾（Car-not）尙未創造出新革命軍隊以前，這實在是一個危險時期。Valmy 之役，實在算不得戰鬥，而

確如 Hilaire Belloc 描寫的，是一個砲戰。由工業及砲兵所產生的技術武器，在決定社會變革之進步，在決定革命中，是一個主要因素。

後來，這革命由一個放鎗專家拿破崙所駕馭而且總結了。他在加諾發表其著名機械與大將論（一七八六年）的那一年開始做砲兵中尉。在他第一次戰役中，即在 Toulon，他創用以大砲攻要塞和艦隊的新方法。而他著名的爭奪權力，以及在恐慌中奪取政府的方法，其根本並不在訓練某種特殊衛隊（如王黨方法），而只是「一陣葡萄彈。」

在他備戰之時——如未學軍事的讀者可由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關於波羅丁諾戰役之描寫看出的——拿破崙首先下令，定他的砲兵陣地和其目標。野砲雖然原始，但已成爲一種最厲害武器了。它在新式來復鎗和戰壕的發展（一九〇四）在某種程度上對消了它的力量以前，還是日益重要過的。

在工業產生了更加有力的大砲的時候，同時也改進了戰事的工具和機械：後膛上子的來復鎗，後來連發來復鎗，後來機關鎗。機關槍如其名稱所示，是一種成了機械的器具或武器。在第一次歐戰中這些武器的充分發展，使圍攻德國差不多也成爲西拉叩斯的圍攻一樣：兵士成了

砲台的身子。

在這些武器上充分表現的工業技術，就是煤、鋼、蒸汽、爆發藥、升降車床——十九世紀中葉的材料和力量。在二十世紀，一種新的技術（自然是在舊技術之基礎上）以非常速度出現了，鋼鐵合金、鋁、電氣（磁氣）和石油開始統治運輸。石油機械發展之後，才有飛機、坦克以及橫過田野的貨車。這三種機械，在一九一八年才開始表示他們充分的力量。

在一九一九年戰爭計畫中，英國軍需部預備一萬作戰坦克，一萬環帶貨車（caterpillar lorries），以及特別作長距離轟炸的飛機隊。「在大戰四年中所發生的，只是第五年所預備的序幕。一九一九年的戰爭一定會使我們目擊一個巨大破壞力的出現……幾千飛機一定會將許多城市炸為碎片……還有不能相信的惡性毒氣。」（邱吉爾：世界危機——Winston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但是這一仗沒有打。

第二次大戰一來，則根據於石油、氣體力學及化學的新技術，將第一次充分運用於戰事之上。

現代世界無限生產能力所形成的戰爭規模，造成了這樣一種情勢，即戰鬥力不依靠於少

數兵工廠，而依靠於戰時一國所有的工業。卽以一個現代戰爭所要的砲彈而論，需要等於十萬輛大貨車的運輸能力。軍隊這樣日益隸屬於工業，是許多戰爭理論家所承認的大變遷。赫德（Liddell Hart）中校在其大戰史中，把過去戰爭中的武裝國家（the nation in arms）和將來戰爭中戰時國家（the nation at war）分開。

這區別在此：在前者情形之下，所有體格好的男人都受訓練，盡可能的多多訓練，以便在作戰工具的軍隊中服役。但在第二種情形下，一切居民的社會經濟活動，都受使軍事力量有效的需要所統治，而這種軍事力量，與其說在幾百萬的槍手中表現，不如說在砲彈、大砲、運輸、坦克、飛機、機關槍中更充分表現出來。

這變遷，使戰爭需要不同的準備，政府必須首先考慮的，是工人階級的紀律和生產率，而不是軍隊的。在拿破崙時代或克里米戰爭中，普通公民不得不願意付更高額的稅；而現在，他們必須直接爲戰爭工作——而這時候，他又是戰時最有效的武器的靶子。

因基於煤油及新式冶金學的技術之應用，可使陸地戰事全改舊觀，而其主要效力，則在使戰爭由空而降，來打敵人軍事力量的主要中心：工廠都市。由「經常戰略要素」到它邏輯結論，

最後的武器，一定是由無線電指揮的飛機，足以轟炸供給敵軍的工廠和工人階級人民，或對他們施放毒氣。在這最後結論，成爲他們的事實以前，工人階級人民在這事件中會有所作爲。

我們或者留意到英國戰爭理論家福勒中將和德國馬克斯合作者恩格斯的話，有相合之處。福勒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但在他研究技術與戰爭的關係時，他發展了馬克斯主義中一個比較鮮明的觀點。馬克斯主義者，是解釋技術和人類在其中生活的生產關係，以及整個的，包括其一切上層構造，藝術和科學在內的社會之關係之科學。這事實——即戰事需要新武器新機械，這些機械變更戰事，這變更促進舊統治階級之破滅和新的階級之擡頭——只是社會發展一般過程的敘述和篇章。

關於一九一四——一八年戰爭，在其發生以前，恩格斯及俄人列寧甚至比歐洲的大軍人及陸軍部長知道得更多。恩氏在一八九一年說：

「各國社會主義者都擁護和平。但如戰爭發生，有一件事是一定的。在這戰爭中，一千五百萬或二千萬武裝的人將互相殺戮，而使歐洲作空前之荒廢；這戰爭或將發生直接社會革命，或將由頭到脚搖動舊制度……」。但大戰中雙方總參部都相信只是一個短期戰爭，尤其沒有人

預見社會革命。這個曼徹斯特棉商公民在早一點的時候（一八八八年致李卜克內西函）爲法德戰爭作了一個清晰的圖畫。他預言西方戰爭是一個陣地戰爭，預言波蘭砲台必定陷落，而彼得格勒必定革命。後來他又預見德國必經比利時進攻，而認中立條約爲「廢紙」。

據說 Kitchener 爵士是歐洲將軍中的一個例外，曾看出會是一個長期而糜爛的戰爭。但他還不及列寧知道什麼武器將支配這個戰爭。一九〇六年列寧曾說日俄戰爭「產生手榴彈，自動的火器已出現市場」，指出新的技術應爲組織革命者留意。但這兩個武器在一九一四年猶爲好多將軍所忽略，可是在戰中成爲決定的重要。一九一五年 Kitchener 說「營四支機關槍就够。但在一九一八年，他只錯了百分之幾百。手榴彈亦然。這在戰爭一年後才供給到英國軍隊中。在第一次戰壕戰中，英國步兵用梅子和蘋果果醬罐，自己穿上火藥和火綫。

這就是因爲馬克斯主義這種科學，是根據於技術，工業進步，和社會生活之形式及政策之關係之知識的。

第二章 由空而來的戰爭

由空而來的戰爭 (war from the air) 不能與空中的戰爭 (war in the air) 混淆。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飛機之用，主為一種偵察性質，為槍砲「點位」，在敵線後面進行偵探。作這工作的飛機，只限於固定戰壕兩面幾十哩的地帶。他們可以，並且曾經被戰士攻擊，而一種進攻與防禦之精密組織成立起來——這是空中戰爭。

但二次大戰中的飛機，主要的用處將不是偵察性質，而是一種砲兵性質。它將變為這樣一種武器，能够在戰線幾百哩之內部分地破壞城市與軍需廠，阻礙交通與火車。

在大戰最後時期，德國的「Gothas」式飛機用來進攻倫敦和巴黎，而英國皇家空軍隊之一獨立部分，也如此轟炸萊因城市。但這在停戰之時都未充分發展。

現代的轟炸機，其載重容量和距離，大概比一九一八年平均飛機的能力，要高十二倍。它能載四倍重的飛三倍遠。它能更精確地卸下所載的東西。

在滿洲這一類人口稀少的地帶，因幾種原因，這種空軍的支配，只能在戰事發生後幾月。距

離之遠，目標（城市、軍需廠、商埠）之小和少，使雙方的防禦者都能攔截好多轟炸機。在人口密組織高的歐洲城市，空軍巨力一定馬上表現出來。這種有大的目標可選，而又不能完全保護，橋梁、電站，主要車站，政府機關，以及現代都市之食物市場和倉庫之破壞，將引起城市之混亂而不能在戰爭中盡其充分任務。

這種武器不能在滿洲西比利亞等地立刻佔優勢的原因，是下雪溶雪之時操機的困難。有幾星期幾個月，飛機只能由特別設備的機場出發。而這些機場一定是雙方最初的目標。不過幾月戰爭之後，鐵路、馬路和商埠，將比前綫戰壕更爲危險。鐵路大概只有夜間運行，軍隊在黑暗中，或者以小羣移動。

在機械化軍力開始就要支配戰爭的歐洲，前綫的目標對於飛機師，因爲要他去找，是太難於捉摸了。當你能夠轟炸那供給坦克的軍需站，製造修理坦克的工廠的時候，爲什麼還要去炸坦克呢？

轟炸城市之最有效方法，將是選擇運輸生產行政中心放毒氣，同時散布燃燒彈及含有少量高度炸藥的燃燒彈，使能炸到更廣的目標。

有這種學說，謂「倫敦能够在一夜之中用毒氣掃光。」這不是真的。人口一萬的 Armén-tières，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八日閉在一個像箱子一樣的堤圍之中，受芥子毒氣彈轟擊。這使沒有防毒面具的市民無法逃避。這城市兩天毒氣瀰漫。但據“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ar”（醫藥部），死亡人口不過百分之十二。

說「倫敦一夜可以掃光」的政客，其目的很明白的是引起大家恐慌，來擁護強有力空軍。但不談他們目的的話，這恐嚇是無據根的。每一氣體或液體，以及有毒塵煙，都有他們自己必須服從的物理學規律。他們只能根據這些規律由放出的地方升起、落下和散開。這一類的東西中，沒有從發出的地方，經過很長的距離，傳播出去，到房子中間去的。把倫敦街道打濕，也要幾千噸的雨。在倫敦每一方吋的地方放一滴液體，只要能够看見的那麼多，則在寬一一五方哩的內倫敦，就要三百噸的這種液體。而「大倫敦」則有七百方哩之廣。即令全世界空軍都來散布毒氣，也沒有那種毒氣和毒氣的混合物，能在一月之內把這區域內的生命破壞的。

但是，不拘何種空軍力量繼續對現在無大防備的倫敦轟炸，則倫敦會多少迅速地在一月內餓壞的。橋梁和鐵路焦點，會被高度炸藥破壞，戰爭地帶將充滿毒氣，如無特別衣服和面具將

不能前往。近郊機場將被焚毀轟炸。煤氣水電之破壞或障礙，將使此城不能住人。而在由 Southampton 到 Glasgow 一帶城市，日夜將有襲擊和恐怖。焦急、等候、恐懼——然後攻擊之可戰慄的恐怖。

燃燒彈所燃之火，將破壞廣大區域。這種彈現在能做到四磅之重，而其所發之熱足以熔一吋之鋼，他們不能用水熄滅。（在英國一個城市附近有一專造金屬的猛烈燃燒炸藥之工廠，自己叫做XY公司，但在外面則叫做Z工廠。但這在商店名錄及電話簿上也查不着，內面都是自己動機，工人很少，且多係少女，自己也不知做的什麼。廠內通以特別氣體，以防爆炸。）普通救火組織將無用武之地。器具既不足，人數因經濟原因也有限。一九三四年聖誕節後 Smithfield 一個冷藏工廠爆炸，煙氣傳過兩三條街，如毒氣亦能如此傳播一樣。倫敦有防毒面具的消防隊都召集攏來，甚至 Woolwich 的救火夫也找來；但是只有十八個人的面具是有用的。一隊近代轟炸機襲擊，有高度爆炸藥破壞煤氣管，用養化金屬彈放火，而又用芥子毒氣使你不能救火。這一種結果不是這種配備所能對付的。焚燒整條街的大火，以及見風蔓延的毒氣，其引起死傷之可怖，將使未受傷者的心也要破裂。人民無計畫的由倫敦及其他都市之衝出，一定發生。

每日電聞 (Daily Telegraph) 軍事通信員 Liddel Hart 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指出，自一九二五以來，英國陸軍部就考慮防彈和防毒設備，防毒面具對一般公民的分布，訓練他們使用，救火隊之特別訓練，水電熱力等項供給之發生變故之處置辦法。陸軍部大約還在研究這個問題；但可能的是第二次大戰前他們的研究只會造出少數設備，發出少數面具（英政府逐漸宣布防空計畫，不過使人民逐漸習慣毒氣威脅之空氣，所有設施都是殘缺不全的。）

每日電聞之軍事通信員是與英國政府各部有經常關係的。他繼續說：

「有人提出在嚴重空襲之際，倫敦七百萬居民百分之四十將在最初四十八小時內，百分之八十要在一星期內離開。

這一估計也許是過甚其辭，但考慮如何管理居民之撤退以及逃難者之食住問題，都是根本的。」

這是官腔。防空設備考慮十年了。到底有多少解決避難者的計畫有沒有？他們有點什麼用沒有？

食物、水、牛奶，甚至充分地窖、石灰，以及幾萬死者火葬場的設備，都還沒有解決。一百萬人的

軍隊，恐怕需要五萬有訓練和無組織的人，才能應付供給的服務。據另一估計，在最初兩星期離開倫敦者將有四百萬。要好幾千幾萬無訓練無組織的人，來供給這多人的食物呢？道路也不夠用。有訓練的人，在一條綫上，六萬人可以每日十五哩（步行）。倫敦北部及西北部，如果有二百五十萬人以上的人步行，加上比平常更多的車輛，急忙擁擠，實在是無望的事。

那麼，這就是在現狀下倫敦在空來之戰時候或然的命運（如將金錢力量完全用於防禦而不用於侵略，倫敦自然或者可以成功地防衛）。而如我們在後面要看到的，這一戰爭任何時候都是可能的。巴黎在與德英戰爭之時，將受到同樣破壞——在戈林及鮑爾溫新空軍尚未破壞之前。這種死傷之或然範圍很難計算，但如這過程讓他盡量進行下去，大概倫敦、巴黎、柏林（如果都捲入漩渦）百分之五的居民會死——大約五六百萬。如果加上傳染病，就更難計算了。但我們必須記得這個數目，比上次戰爭中全世界因傷病而死的數目，只是很小的數目。猩紅熱和傷寒是可能的。死傷製造者之「敍功表」應該是：疾病、遺棄、毒氣、飢餓、大火、炸藥。除了因這些原因直接而死者之外，還有許多幾年以後才死或盲目的。一九三三——三四年十二個月間在 S. t. Dunstan 醫院有五個人是因毒氣盲目——但在二十年後才全盲（一九三

四八年月四日每日電聞。在這種戰爭中，世界史上將第一次有大批精神病的百分數——男女發瘋。這自然不是一定的，因為在上次戰爭中，人類經過任何事情還能保持相當健全。不過震耳一定是一樣的。第一次戰爭中，神經支持不住的軍隊，在離開槍砲以後還有休息期間。但沒有人能逃出轟炸射程之外。

勉強支持的人將來也會倒下的。據 R. Tyrwhitt 說，英國退武軍人福利會，還看護着六千個在上次戰爭中發生精神疾病的人；還有三萬二千神經衰弱症。（他還說：「有些病院是沒有人看見過的。內面是住的殘廢的人，他們破爛的臉都戴着面具。他們都等待死！」）這只是戰爭完結以後才充分發展的。

戰爭是地獄，而且從來如此。但不要以為這種新而可怕的地獄，一定可引起直接投降或和平。Hull 城在戰初受到齊柏林機的一點轟炸，但到夜間，幾百人常走出城，睡在野外。但沒有一點引起和平的感情；這種感情，馬上被「殺小孩子」的適當宣傳變為憤恨了。蕭伯納曾說：「當倫敦發現它被一羣飛機攻擊，足以在半小時內破壞它的時候，會怎麼樣呢？倫敦會投降。白旗和無綫電會說：『不要擲彈，我們投降。』不過我們的空軍隊也一定已經使敵都投降。從巴黎到莫

斯科，從斯托可霍姆到羅馬，每個城市一定遍插白旗來。」這個在翻俏皮話的筋斗的豪健老人，忘記了沒有一個城市，忘記了倫敦是不能做這種事的。有皇帝和宮廷，法官和警察，將軍與參謀，內閣與官吏。富豪們管理着倫敦消息來源的報紙。這些統治者能在炸彈未落之前投降嗎？他們沒有這勇氣。蕭先生沒有在英國小學讀過書。

統治者大概要說：「戰至最後一人」——而同時把他們的官吏運到 *Belfast* 或 *Inverness*。

關於轟炸問題，工黨與其他黨派沒有區別。第一屆工黨內閣的和平主義的國務官，就是負責由空中「綏靖」邊境部落的。第二次工黨政府的空軍部長說：「要在將來戰爭中得勝，必須無情轟炸人口常常最多之地。」一、二次大戰不同者，就在這無情轟炸。

在這種戰爭中陸軍將怎樣呢？他們將做掃蕩殘敵之人 (*moppers-up*)。如果有一方面完全在由空而來的戰爭勝利之後，他們用機械化軍團遠進敵國之內，就有這種義務，佔領破壞城市，強迫居民接受預定的和平條件。要敲開一個城市的門，須大大轟炸。就是瓦屋草屋的上海，雖被日本轟炸，而其飛機未受任何麻煩，中國也作了非常的抵禦。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泰晤士報

說「一二八以來，此市即在被轟炸之中。轟炸在人山人海之閘北，死人無算……很明白的，日本是打算將全市毀滅。」但用一五〇到二〇〇飛機轟炸一月之久，只有極短時間的停頓，而中國在閘北抵抗力並未被破壞。這一抵抗直到十九路軍之撤退，才完結的。

當倫敦巴黎柏林被數目更多、機器更好的空軍同樣對付之時（以及僅由新式高射砲之使用稍爲對飛機加以障礙之時），他們自然還能抵抗或者挑釁一個相當期間。終止這種挑釁，大概是陸軍職責——如他們能打敗敵人陸軍的話。

在滿洲及西比利亞，因該地城市很少，陸軍大約是轟炸機主要目標。普通步槍步兵，如一九一八年大多數西綫上步兵一樣，是不大走運的。教皇曾對法西斯蒂國民步兵協會說：「如你們上帝之愛子知道的，我們應該留在近代戰爭科學之外好遠，但我們不會不知道，步兵是陸軍之中堅。」這中堅在第二次大戰中，將是他教皇大人封號的砲塔——不會更多。機關槍隊的責任，將在保持在戰綫上得勝的陣地（約三十哩寬）。坦克及鐵甲車隊的責任，在奪取新陣地。步兵將供給兩者以實習靶子。

在歐洲，似乎雙方空軍沒有精疲力盡，而飛機場沒有炸成破片之前，陸軍在戰中不會演頭

等脚色。不過一二月後，是會如此的。空軍在積極使用之時，是會壞得很快的。英國飛機廠在一九一八年必須每月產機二千七百架，才能支持不到二千架的飛機經常使用。如果參戰的空軍都破壞，而革命尙未在戰爭初期終止戰爭，則就是輕坦克的世界了，而一個相當長期的戰爭也就可能。

機關槍之防禦力強於進攻力，以致一個戰爭的解決是不能預料的。在近代戰爭史上，這解決常由於飢餓。不過，雖然在將來戰爭中軍事上的勝負很難決定，這一點則是可能的。一個國家或一羣國家的工業，因其技術之水準，或因工業生產中階級關係，可以比敵對的國家或一羣國家更強。煤油摩托機的技術應用於陸戰之上，自然可以影響防禦的機關槍的力量。這一點，因下面兩點情形都能做到：或使軍隊及武器直撲機關槍「巢」和通過密集機關槍隊，或由這一種行軍之敏捷使對方防禦難於支持。獨立作戰的軍力，無論步兵營或砲兵團，最近都有非常的速度。這能作幾百哩遠的包抄運動。

步兵的運行速度，曾經兩千年如一日；只是精兵才能比得上古羅馬軍團的進行力。於是有鐵路和馬路運輸。鐵路並不能造成真正的軍事移動的速度——即向任何方向運行的力量，也

不能在實際戰爭中給軍隊以非常重要的行軍力。在鐵路要建築之時，如在埃及巴列斯坦戰役所見的，每天只能修築幾哩。但馬路及內地公路運輸，則真正發生運力。這種形式的運輸的戰略重要，在戰爭初期，當 Marne 戰爭吃緊之際，Gallieni 將軍由巴黎一帶用出租汽車運到 Kluck 的軍隊側面之時，就引起大家注意。它的戰術重要在 Cambrai 以及戰爭的最後更為明白。

這種運輸形式在大戰中並未充分發展。自是以後，我們才看見各種軍隊之獨立作戰隊伍，能用煤油在地圖上自由來去。在一九三二年間，英國一個步兵營的規定的運行空間，最慢的機械化步兵團之隊伍，達到每小時十五哩至二十哩。

同樣，野砲兵團的運行速度，由那馬拖砲的速度——不會比惠靈吞時代的砲更快——達到每小時二十哩或以上的能力更高的龍拖車 (Dragon tractor)。移動力之一般增加，能够使戰爭的戰略進退，盡量延長，只要工廠能繼續供給運輸、機器和坦克。不過，新的防禦法，如射坦克砲等之使用，似乎在一方面勝利已得之後，對方戰略進退就不能繼續；窮途無路都說不定發生自然，速度不是一切。一師的火力因其移動速度而增加。這主要的因為機關槍已成爲陸軍的支

配武器。

英國軍隊每師機關槍若干，數目很難知道；但進步是很快的，數字馬上也會陳腐。不過我們知道一九一三年美國一師步兵有二十四架機關槍，每分鐘最多能發一萬二千發。一九三〇年一師有九四七架機關槍，每分鐘能發四十七萬發以上。一師人的最高的可能射擊力（包括步槍但除開砲）這樣增加了百分之二百。

英國步兵現在的改組是每旅一個機關槍營；每個步槍營也各有五十架輕機關槍。此外還有各師的機關槍和輕臼砲，以及附於每師的裝甲車的機關槍。

自 Agincourt 時候以至大戰之後半期，主要武器是由一個人拿，每人在戰中可以帶一日戰爭所要的一切軍火。這種武器——弓、毛瑟、來復——是一種無論製造、使用和保管都不要十分機械上之精巧的工具。現代來復槍在一九一四年就可由沒有很高技術水準的工廠製造。波斯、阿富汗和中國都能製造來復槍。

一九一六年後，機關槍已開始在西部戰綫上代替來復鎗做支配的武器。機關槍，無論製造使用和保管都需要相當的技巧。它只有很精巧的機械工具才能製造。在一天的戰爭中，它要幾

個人的合作，而要維持一天的充分的有效使用，要用比較他們在攻擊中所能攜帶的要多四倍至十倍的軍火。

一九三二年的開北一帶戰爭，表示機關槍擁有甚至增加了其優秀性。中國的機關槍手能够保持吳淞砲台，抵抗一切武器的進攻，正如德國的機關槍手保持 Paschendaele 的陣地一樣。日本的坦克和鐵甲車不能打退城市中的狙擊兵以及稻田中的機關槍手。

機關槍之依靠不斷的軍火供給，需要精巧的使用和保管（雖然能够如此，一支機關槍在戰爭中的生命，還是如常說的「都是果醬」），它在製造中靠測微器——測度器和頭等冶金術，使這武器能為現代技術進步之典型。但這自然沒有飛機摩托那麼複雜，也沒有坦克那麼依靠工業之供給。

一架空中的飛機，在好多小時以內，是一個獨立作戰的軍事單位。但一個空軍隊和它的製造場，連帶運輸一道，則是一個複雜的經濟系統，而在其整個範圍內，依靠鋼鐵和摩托工業，需要無綫電機械，精微的工具，化學工業（爲了特別原料以及製造特別「丸藥」），煤中的苯，特製的橡皮胎，輕金屬合金以及十一二種其他的東西。如果這些東西有一樣斷絕供給，空軍就無辦

法了。

因爲近代武器完全依屬於工廠，因爲近代戰爭的技術變遷，使其在實行之中常不能得預
期結果。要去打蘇聯，或去收復一個失去殖民地，或去肅清帝國主義國內工人革命力量，是不大
容易的。戰事中的科學機器之發展，使開始比較容易，而得勝困難。

以你手中新而壓倒一切的機器開始戰爭，常形成一種自信的樂觀主義（但是無根據的），
如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日本以爲幾天之內就可毀滅中國的抵抗。政府炫耀其壓倒武力來延遲
民族革命的爆發（如印度），也是比較容易的。但是，真正角起力來（無論是 Peshawar 的鐵
甲車或上海的坦克），結果是不會符合參謀部的期望的。

在一定範圍之外，每一種軍事技術的發展，使帝國主義在進攻上述的一些敵人之時，力量
還比較弱。這一看好像荒謬。自然，新而較好的武器加強了拿着這些武器的人的戰鬥力嗎？我們
回答說，當然；但是，誰拿着這些武器呢？這些武器要不要用其他許多人，許多在武裝力量之外的
人們之忠心服務呢？新的武器不僅應由他們武器的效率來判斷，還要拿兩個標準來判斷：他們
對於武裝力量內部的階級分化之影響，以及這武裝力量對於熟練的工人階級生產品之影響。

在第二次戰爭中決定力將不是殺人力而是敵對力量的真正意志力，團結和堅持力。因階級分化和國內罷工而來的供給短少，以及這一類的其他因素，將影響軍隊意志和堅持。

近代戰事技術發展的效果之一，是指揮官的才能對使用的武器說，是減低了。選任老成及有社會地位者為高級指揮者，自然還是繼續，但是打球的軍官還是會昇在「專攻」冶金學的軍官之上的。

在進攻蘇聯或中國、印度等國戰爭的一個階段中，指揮者不能駕馭新武器，將是在軍隊中起作用的革命化因素之一。這對於軍官和兵士同樣有影響，對於愛國者及有不同的世界觀者也同樣有影響。正如俄國有些貴族和資本家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反過來反對沙皇制度一樣，第二次的遠征軍中的軍官也會由愛國原因及推進戰爭的欲望，來踢那些騎兵將軍，以及僅因自己能够修賽跑汽車機器就以為他們是工程師的 Camberley 司令部的人們的。

近代技術之另一效果，是創造出一批熟練的軍官之後備軍，和那在資本主義恐慌期早年失業的人們。在 Boer 戰役中，「老兵」常為好兵。可是老機師在戰鬥目的上，却不是一個好的東西。因此，空軍中現採用一種「短期服役」的制度。這使在二八——三五歲的期間的青年軍

官，出去找文官職業。這些青年人在幾年失業或不相宜的就職之後，在戰時將回到空軍中來以熱情來做行政官或監督。不過他們的經驗既有影響，而熱情也會減低，他們會看出「愛國」宣傳之空虛的罷。

歐戰中步兵中曾有一種不平，即他們打仗得一先令一天，而頭等空軍技師遠在戰綫之後，但得四先令一天。技術進一步這分化更增一分，而這對於戰鬥效力的影響在困境來時就會看出來的。

新武器對於內體及精神緊張的影響也是要指出的。坦克或潛艇中的戰爭緊張，產生失去戰鬥力的精神病，否則也毀壞健康。戰爭從來毋寧是像農業一樣的一種慢而費力的事業，而現在則是電火一樣的高速工業。每一個人都要體力心力的後備來對付它。但因資本主義社會分化出一個為閑暇和奢侈所腐敗的階級和肉體上為貧困飢餓所損壞的階級，則帝國主義武力亦不易保持其所需要的武德。

「流氓無產階級」及農業勞動者已不復是補充軍隊的主要來源。教育較好能適應機械的典型，才能操縱飛機、車輛和機關槍。這一典型主要是由產業工人隊伍，特別是摩托機業中的

青年工人中拉出的軍隊中少年人的背景，是失業的交換，是父母沒有職業，是一種帶鏈奴隸制。

近代技術還有一種影響，看起來很小，但是很重要而值得一提的。軍中的「手藝人」不能期望其恪守軍紀。他們是連和最專門的射手都不能同樣看待的。無線電是大大發展了，大多數坦克和飛機，都要上無線電，就是機關槍隊，也有時以可攜帶的無線電管理。這些無線電生和機師，是不能像對任何重的手工業那樣給以「疲勞」的。因為這在使弄小的機件器具和傳達機器之時會破壞其輕巧的手法。

對於他們的服務極其緊要的熟練技師，除了停止付薪以外是很難作其他處罰的。在英國一個航空隊中，一個裝配機器者把他放在護衛室中看守起來，就算嚴重的處罰。一個飛機撞壞了，但得修理。於是這裝機者就叫去「修它，繼續供職」。專門化更進一步，這樣使專斷的紀律的維持困難一分。而專斷的紀律是資本主義軍力中僅能存在的一種。

這些增加軍隊中階級分化的要素，自然只是補充資本主義危機對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兵士及十分之九的軍官的來源）的一般影響的。軍隊中解體傾向，如在他們聽到他們的女人親戚在家中受轟炸的消息時，一定會更加促進罷。

這些傾向自然要在一定期間以後才能充分發展。後面在論現代戰爭如何終結之章還要談到的。

這樣，這兩件事是現代戰爭技術關係重要的：第二次大戰中，城市將爲目標，武裝力量將緊張到破裂點。其結果自然要看那些能看出建立一個沒有戰爭世界的人們之能力與活動如何。

第三章 成吉思汗之地——滿蒙西比利亞

滿洲、蒙古及東西比利亞，是產生亞洲大征服者，進攻和統治了中國、俄國、中亞、匈牙利、高加索、報達和波斯的人們的地方。自從這事實在七百年前發生於世界史上以來，一直到三十年前兩個帝國——沙皇俄國和明治日本的擴張，把這些地方變成戰場以前，這些地方從不大關重要。現在，因為這些地方會成爲二次大戰的第一戰場，似乎又要重要起來了。

這種或然性（不過這或然性也不出一個或然性，因為在世界其他部分有許多可以起火的原料和火花），有一個特別原因和一個共同原因。共同原因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的對立。這衝突包含於政府和軍備，貿易和外交，以及思想之表現中，這是世界今日的根本裂口，是階級間的戰爭。這對立比其他國家間對立日趨深刻，因為它表現資本主義最深刻矛盾，而且直入每一資本主義國家之內部；因為它是內在的威脅而同時又是由邊境以外來的一個障礙和一個可能的犧牲。

這對立自直接根於經濟。但這並沒有由經濟的事實來影響人心。有時有這種呼聲：蘇聯石

油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和其他貨物之蘇聯傾銷等等，但蘇聯自己的曳引機需要它所有的油。蘇聯沒有剩餘的資本要在海外找市場。她的輸出並不煩惱世界資本主義；她今日輸出還不到沙皇時代的一半。

俄國這個市場，如果當作一個市場開發起來，能夠終止恐慌，這在若干資本主義者心中是一個重要因素；而為各種原料煤油產地的俄國，則又常攪擾別的人們之心曲。不過真正使人感覺到緊要的，還不是這些動機。

蘇聯與世界資本主義之對立，主要的並不直接在經濟方面，而在階級戰這一方面。多數黨人之罪，在他們使俄國做了世界工人的一個榜樣。他們是威脅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勢力之領袖。他們表現工人階級之革命——而這在現在不是一個在鬥爭、流血、巷戰階段的革命，而是在新工廠、大電站成功的工業管理階段的革命。

並且這革命的主要的和危險的吸引力，還不在巨大的農業曳引機場，而是在蘇聯正在製造的新世代的男女。

有一個戰前生的學生，英雄亞孟村（Amundsen）。他恐怕是舊世界表現個人勇氣與行動

的英雄中最偉大和最後的一個了。意大利的飛船在斯比伯根之北撞破的時候，他堅持往救，坐一隻匆忙買到的不大合用的飛機。他沒有再回。一個蘇聯的碎冰船救回大多數的意大利人。

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比較，不在個人英雄亞孟村和克拉新號水手工作間之不同。而是他的冒險和比較最近救切流西金船上男女間的不同。在這裏有一種新要素：整個努力是集體的，這種英雄主義幾乎是無名的。舉國都參加這個鬥爭。誰能在冰點下卅七度保持飛機機械工作？我們未之前聞，亦恐不可復見，而這是蘇聯，是新社會主義國家的人。這種榜樣要鼓舞各國的人心。失業、恐慌、蕭條以及日本經濟需要，形成滿洲及其附近的戰爭之特殊因素。日本在工業上財政上是列強中最弱的一個。她的工業只出便宜貨，她的經濟構造，一方面包括巨大托拉斯，一方面包括封建的農業，而在大恐慌以前，她的輸出主為原料。如其他產原料的國家一樣，日本感到價格跌落的苦痛，而在恐慌之時尤甚。所以日本不得不在恐慌中不惜犧牲一切，進行擴張政策。這原因，由英國 H. H. Tiltman 和 P. T. Etherton 上校說得極其透切了（參看 Japan, Mistress of the Pacific & Manchuria, the Cockpit of Asia）。曾為工黨政府教育部長的 Lees Smith 先生，也作了極動人的分析。當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日本大炸上海之

時，他說：「日本怎麼過活？她是要孤注一擲了。如我們在她的地位，我們也不能坐以待斃，也無疑地要在什麼地方爆發，如日本在滿洲上海所做了的一樣」。

恐慌的壓力也重壓在日本工人階級身上。三菱銀行所編工錢指數表示由一九三〇年的九六·二降到一九三三年的八五·一。

十年以前一個美國人 Tsaiiah Bowman 說：「日本現在是這樣一個國家，將汎濫洪水於其邊界之外。全面積（台灣在內，朝鮮不在內）只有十七萬六千方哩可以耕種，其餘北部對於日本式農業，天氣太冷，而大部分是多山之地。日本詩人讚美富士山，但此山不能種稻。六千一萬人口擠在面積僅稍大於加爾福尼亞一省之地。平均農莊面積為兩英畝半」。

人口壓力自然絕不是日本擴張和侵略政策的原因，自這美國人說了這話以後，日本侵略政策已把滿洲加進日本版圖，而這地方兩倍於日本本身之大。這擴張和侵略也不能救濟日本人口之途窮狹路。這只是有利於日本銀行家、軍火商、投資家以及這階級其他人等；他們在工業運輸農業方面的投資總額，自一九一三到一九二八增加了百分之五百。

人口壓力與一國貧困關係很小，和戰爭毫不相干，可由最近荷蘭例子說明。荷蘭最近「擴

張了，但沒是用戰爭，而是把南海（Zuyder Zee）的大部分用排水方法，圈爲陸地。十年前的老歐洲的地圖變了，改了樣子。有新陸地出現。荷蘭人去種新地，使收成能將土中鹽質取出。他們成功了。

於是他們種五穀，主要的是大麥。沒有市場要。於是他們就在那上面放牲畜，賣牲畜給德國。但現在，德國沒有牲畜的市場了。

但他們有市場之時，他們的牲畜比丹麥牲畜賤賣。因爲這原故（也因爲世界上的兒童需用丹麥牛酪和牛油較少），丹麥壯大的牛羣，每週就趕到政府設立的火葬場焚燒，來保持他們的畜類的價錢。並且還發明了一種特別機器，把其他畜類的屍身，化爲豬食。而如果丹麥臘肉市場尙不縮小的話，這是情有可原的。

每方哩五百人的荷蘭，比每方哩四百人的英倫三島的人口猶密。這並不是「人口的壓力及擴張必要」——引用 James Jeans 對戰爭原因的解釋——可以使荷蘭人民備戰的。這是生產交換和金融制度，才使他們擴張國境，縮小他們的生活，逼迫他們失業，「生意不好」，工時延長，工錢低下，每個人的能力枯竭，生活無味的。生活的無味，並不是由於荷蘭的地理和人口，

而是由於人與人間的人類維持生存的生產制度。

雖然人口之壓迫並非日本從事戰爭的原因，也不能因戰爭而治療，可是這却成爲日本金融資產階級侵略政策的藉口，以及做羣衆擁護其侵略的藉口。這政策的主要的目的，是統治中國，統治這世界最大的未開市場，統治滿洲、蒙古、東西比利亞，統治這些「開放的空地」。日本知道如不用戰爭，其美國敵手不會讓他在中國前進太遠。所以他們就計畫要打敗遠東蘇聯的力量，主要的在使征服中國以及隨之而起的對美戰爭中，更爲安全。

他們的計畫——原因後述——得到英國廣大的援助。當日本進行其計畫之重要步驟，轟炸關北之時——這是教訓中國，如認真抵抗日本在滿蒙的獲得就會發生什麼事情——英國就在門口攔住，阻止干涉。常爲英國外交部說話的每日電聞（Daily Telegraph）說西門在日內瓦目的，就在「防止國聯及英國不致捲入一種不智和不必要的強制性的步驟」（反對日本）。英國駐日大使確告日本，「英國並無親華感情」。晨報（Morning Post）一面登載日本奪取滿洲後進攻蘇聯的計畫，同時在一篇社論中向日本保證英國的「好意」。

還有物質援助：幾百噸製炸藥的化學品，許多 Rolls-Royce 式的航空機、機關槍、短途飛

船、六輪車等，出賣及輸出日本。

這時候，在一九三二年，法國也同樣贊成日本進攻蘇聯。巴黎的經濟金融通報說：

「爲文明之戰士的日本，足以打敗布爾塞維主義，此布爾塞維主義一足在亞洲，一足在歐洲，正想將兩個大陸傾覆。」

「蘇維埃力量在西比利亞森林中最不易毀滅，如歐洲了解對於文明的義務，則西比利亞無邊平原，在最近將來可爲布爾塞維主義之戰場和墳墓。」

這種命令式字眼「如歐洲了解」，就是「如果歐洲陸軍空軍幫助日本」之意。可是，這並沒有成功。日本也還要些時候準備。於是希特勒在德國上台，用他的書我的鬥爭及他一切政治經濟後盾宣布，誓要進攻蘇聯。

這是不是時候呢？不，歷史是蛛網，不是亂麻。希特勒的降臨，嚇住了法帝國主義：如果德國和日本踏倒了蘇聯，德國豈不太強大了？那麼，她的力量不會威脅法國嗎？因爲這種恐懼，德國不得不等候；希特拉不得不作和平演說。法國重新要求「安全」的談判，慢慢在進行。英國政策就在德國及法國政策之間拉綫，想找出一個方式，似乎能够除去法國的恐懼，而斷絕法國對蘇聯的

突然「親善」——一種由恐德而來的親善。這一動作，以及其他如「西方天空公約」，以及英國參謀部保證法國的談話之類，都是日本曾經計畫過的戰爭之必需準備和壓力。

在第二次日俄戰爭中，雙方戰略目的如何？何處將是決戰的戰綫？在這戰爭中何種軍事趨勢可以預見？這些問題不是決定戰爭結果的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兩國政府及擁護他們的諸階級可以動員的精神物質力量，以及雙方同盟軍及連帶者的力量。但是，如我們關於目的、戰場、軍事趨勢，以及這一切對於近代戰爭技術所能給與乃至受到的影響等，能有若干觀念，自然會使我們在戰事發生後更能了解戰事消息，以及更能使我們來作預防這戰爭將我們捲入的行動。在第四章我們對戰線軍力作了一個輪廓，並對或然的軍事趨向作了一個估計。現在我只談戰略目的，戰爭開始的方式以及其對日本的影響。

蘇聯政府戰略的主要目的，一定是迅速地保持和平。他們自然要想「嚇退」那些想把他們的國家變成日本同盟軍的歐洲政客的政府和集團。他們自然想要在蘇聯邊境上得到某種緩衝國的成立，在北滿和內蒙得到某種形式的政府或臨時政府，移去現在日益在目前的割斷西比利亞鐵路的威脅。

副次目的將是給與內蒙、滿洲、朝鮮乃至日本本國人民以從日本帝國主義暴壓之下解脫出來的機會。這戰爭的結果會是日本的無產者革命，這總不是很出蘇聯領袖們意外的。

因此這直接戰略目的，將是求一個速而大的勝利，而這一戰或在滿洲里的主線上，而以後或者暫時進佔橫斷北滿的鐵路綫（蘇聯會爲此綫之部分所有者）。

日本政府主要的戰爭目標，是佔領土地做殖民地、市場和原料地，壓潰蘇聯的軍力，使她在將來太平洋戰爭中，不致怕在她海岸旁邊的唯一巨敵。搖動蘇聯政府的權力，自是較樂觀的。日本軍事領袖們（以及日本以外的許多軍事領袖和政客們）的目的，爲達到此目的，日本需要，而且相信他們能夠得到在歐洲的同盟軍。

如果他們不得不在他們一切可能的同盟軍動作之前作戰，他們的直接的戰略目標，一定是要在戰爭初期，得到——乃至宣布——一個大勝利。這一勝利不一定要是一個戰鬥或一聯戰鬥中的全勝。這或者是對於蘇聯軍隊在戰爭之初數月不能有效防禦地帶（或因地理原因，或因蘇聯軍力原來的佈置地點）之勝利進攻或佔領。這或者是切斷西比利亞鐵路之戰略或襲擊。

日本陸軍首領正在計畫進行這種勝利的工夫，而使他們在西方的同盟軍也可鼓起勇氣來進行拿破崙在一八一二年走過的路綫的變相。

日本不諱言要佔領的領土是：

內蒙古，

外蒙古（現為蒙古人民共和國），

沿海省（海參崴等），

蘇聯屬庫頁島，

外貝加爾湖省，

堪察加及雅庫次克海岸。

內蒙原為中國行省，現一部分在日本控制之下。這是一個將來的可能的殖民區，也是到中國其他更富庶省份的進路。

外蒙（中國領土——譯者）現為獨立共和國，與蘇聯同盟。在戰略上她對於日本價值極大，因靠近外貝加爾湖鐵路。內外蒙古均富於煤鐵，量雖不知，但當極大。

沿海省包括大商埠海參崴，巨大木材來源（日本輸入木料），漁場和農場。伯力最近在工業上也很重要。這一省有很長海岸綫，離日本四百哩。如日本能奪取佔領沿海省，則在最近五年十年內的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可以十分安全，不受空襲。而在這戰爭中日本與朝鮮、滿洲及華北的海上交通，也將更爲安全。日本食料原料就要靠這些海上交通。

蘇屬庫頁島。此島北部產油。在與美國戰爭之時，對於日本是非常「必要」。同樣，堪察加及北部海岸亦然。因爲日美海戰——大部分——將沿西比利亞及亞拉斯加海岸作戰。

外貝加爾湖一帶，在經濟上以及由國際顏面的觀點看，是比其他任何代價更有價值。此處甚富，黃金、白金、煤、鐵尙大待開發，而氣候及地理條件，較其他諸省亦少缺點。這是最大的懸賞，日本的進攻會不意飛來的。

兩國統治者，將如其他統治者一樣，明白認識他們之間的戰爭在某一點會變爲世界戰爭。這一點，是他們將在最初作戰時節如何運用他們陸軍空軍的支配要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日本大概要選適當宣戰時期來作主動。他們要踢第一個球。

戰爭開始時作主動，如戰場有限制，進攻路綫一定，則利益很小。如在這種情形中，戰綫延長幾千哩，可能的目標又多，則主動之利益大。

戰爭的或然理由，世界輿論動員到日本方面來的口實，自然是想得到的。這或者是要責難蘇聯已進攻外蒙。世界報紙自然願意擴大這一個攻訐。Odham's 在工黨每日傳報 (Daily Herald) 上認為一九三一就是這戰爭推動的時候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當日軍打過滿洲之時，傳報就大呼「馬占山將軍的軍隊有俄兵一隊增援」。傳報並不刊載日本駐美大使館對此謠言的否認。

其他戰爭之可能口實，是捏造空襲。蘇聯轟炸機，有的幾與德國 Junkers 四輪單翼機難於分別。這種飛機日本已從德國買了一些。製造消息，說蘇聯飛機在對幾個不重要的日本或滿洲城市作「轟炸襲擊」，是很容易的事——將這消息攝影，傳播出去，就宣佈戰爭。從泰晤士報到每日傳報，有誰登載蘇聯的否認呢？

蘇聯能够運用的力量在數字上似乎比日本能運用的，小，但空軍則較強大，而蘇聯飛機除了擲炸彈以外，還會擲傳單。

這種宣傳對於日本軍隊的影響，是不能估計的，尤其因為這種影響因為近代技術對資本主義軍隊的影響而增加。順便我們可以提到日本共產黨在軍隊中所作的猛烈而有效的反戰運動。上海打仗時，上海報紙說有一種不合法報紙前哨在日本軍隊中傳播。那時日本官方通信社新聞聯合社，說租界內日本上海高等學堂的學生好多因在軍中作共產宣傳被捕。

一九三四年九月“Japan Advertiser”報告關於橫濱航空學校赤色宣傳的檢舉。十月，朝日報告卅一聯隊有五個兵士因同一原因被捕。東京日日說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大阪因那種原因被捕一百二十人，十一月東京衛戍兵因散發文件有多數兵士被捕，人數未說。

查本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的國際通訊上，根據報紙記載，說一九三四年被捕的在神戶有五十五個海員，大阪十個工人，航空兵器廠有五個共產黨員，東京軍械廠有兩個共產黨員等等。

他又說到駐瀋陽的第十三聯隊兵士譁變，駐滿的第十師團中兵士的譁變，在後一次，被殺者二百人。

有戰略上的難關在前，同時一半的軍隊的質不好（因為誰能倚靠在滿洲招募的被迫當

於再得了！

握時，他們就要幹一下；否則，他們知道就要命定失敗了。就是有西方的援助，他們的機會也就難必，須等時候時機，歐洲的盟軍已經準備好，或差不多準備好。當他們的戰爭有擴大的把還進攻蘇維埃遠東的危險，是如之大，如之明白，故雖然有這種理論，而日本帝國主義

理論，但是，這是常常失敗過的理論。

這是，在九一四年初幾個月法國人的理論。而日本參謀本部就發揮為「一種」突然進攻。學說，說他們的兵士有較優的「士氣」，說他們能攻其不備，說他們能以對敵人的猛衝「制勝」。但是，在解決如何去打一個較強的敵人的問題的時候，帝國主義國家的參謀部往往發展這種。這戰爭中包含的困難，在日本總參謀部中較為實際的分子心目中，應該是十分明白的。

要一定來這着！

兵的中國人呢？（日本還會一步步在前而挑戰，似乎是很可驚異的。然是金融在推動，經濟需

第四章 日蘇戰爭之觀測

我曾說二次大戰第一期，或者就是，或者包括在滿洲、蒙古及西比利亞的戰爭。此處想討論一下戰略問題。首先看一看戰線：

外貝加爾湖和蒙古 這是很難作戰的地帶，因為幾乎全是無路的高地和沙漠。但並不比日本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蹂躪的熱河更壞。戰事可以接觸的邊境綫約五百哩。只有兩條重要的路橫過這地方：張家口到赤塔的汽車路，以及庫倫北部駱駝隊的路。這五百哩的邊境綫平均離西比利亞鐵路一五〇哩，有兩處在一百哩以內。

額爾古納河綫 這是滿洲里附近鐵路兩旁的主要戰場。約長三五〇哩。鐵路經過之處與戰綫恰成一角，使雙方主要根據地的赤塔和呼倫比較鐵路經過成直角時，更接近戰綫。

因日本已佔領內蒙之大部分，自然很容易想到他們會運兵經過外蒙，到主要戰綫之西部。這就是說，如蘇聯前進的話，會在另一側面，即鐵路東北，在日本之右方。此處靠近大興安嶺，有中國義勇軍甚多，他們比較日本人能更有效地佔領這個區域。

這一個威脅日本在呼倫的根據地及日本與前綫交通的側面進攻運動，一定要輕裝行軍；因爲山中只有一些小路。這大概只有用騎兵去幹。

黑龍江邊境 這是東北北部及東北邊境，約長八百哩，比一九一八年歐戰西部戰綫長兩倍。

此處作戰地帶，在中部東部，比較是空曠地帶。在天晴時，汽車大概到處可走。一九三二年日本開始由幹綫建築鐵路，其一到黑龍江邊，約長八百哩。

日本部隊在戰爭之初，如由嫩江及瓊瑋從幹綫運到這一方面，則與蘇聯之城市海蘭泡只一河之隔。如果日軍能由此處或兩邊過河，則他們將在蘇聯與海參崴連結綫之支綫上的大砲射程之內。這一連結綫繞東三省作半圓形，離江邊在五十哩左右。

東三省邊界東邊，即海參崴區域，是將來戰爭中第二個主要戰綫。

這戰綫共長二千哩，有歐戰時西綫五倍之長。第一個時期幾月之內，雙方在地理上動員到全綫上力量，不能超過西綫雙方動員兵力的五分之一。

因爲這些原因，以及因爲坦克、摩托車和飛機的發達，不會使這戰爭發展爲一九一四年十

月及一九一八年三月在法國的那種戰壕中的相持不下的情勢。這一種相持不下以及同樣的戰壕戰的方法，只能在上述的主要戰綫上發展。現代軍事傾向，甚至於將使這種形式的戰爭，看不出來。

我們現在可以討論所用的戰略和軍力以及現代技術對於戰爭的效果。

我們首先看滿洲里或額爾古納河綫。滿洲里鐵路的兩邊，特別是東北部，據說蘇聯方面築有極強要塞。在日本綫後面的，據說比俄國要塞還好。但這些長八百哩到一千哩的鐵路，很難希望能將一九一七年——一八年規模的砲塹所需要的軍需，運到日本根據地的呼倫來。一九一七年西綫三個月的戰爭，即以英國軍隊而論，要用四百六十五萬的砲彈。這要幾千車滿載而運。而日軍最初需要大部分重砲在用於幾百哩外的海參崴。

日軍如無強力大砲，似不至如此愚蠢，攻擊那強固工事的用機關槍守衛的陣地的。他們由淞滬戰爭的經驗，知道他們坦克進攻戰壕的限度。不過滿洲地帶是如此廣大平坦，使日本希望能牽制蘇聯軍力，而在一點突破之。

他們自然要用飛機轟炸，使俄軍後面的鐵路不能使用（這是很困難的，妨礙鐵路易破壞

鐵路難)。如前所說，日軍或派兵經過蒙古，而——擇離邊境五百哩遠者——來切斷鐵路。除了收穫時期和剛剛收穫以後，大隊的人，是很難在那裏存在的。無論體積多大，是很難逃過空軍偵探的。但如果幸運能夠「潛進」，走過西比利亞和蒙古邊界綫是可能的。但抵抗其走到鐵路及在那裏駐紮，機會是很多的：在鐵路和邊境間被抵住，或為安全而逃開，是更為可能，因在這一帶集中大軍是很容易的。因此，如在明年五月九月之間，有人聽見日軍已靠近赤塔或上烏丁斯克就高興起來，還是太早的。

在這一側面用機械化軍力進襲，需要不斷的供給。供給根據地，在內蒙和靠近內蒙的，只有滿洲的索倫或通遼，熱河的多倫和綏遠。綏遠有鐵路通北平天津。這鐵路對日本，自有大用。但中國政府即不嚴拒日本使用此路，中國人民一定要盡力阻止的。日軍已管理此路由張家口到綏遠的一段（約五十哩）。因日本進攻蘇聯而發生的第一次日美衝突，或者要在這裏開始，如日本硬要使用此路運輸不願美國抗議的話。

蘇聯抵抗日本由蒙古的進攻，大概有三種方式：蒙古邊境的騎兵，外蒙貝加爾湖一帶的人民武裝，鐵路後面的機關槍隊和其他武裝。

蘇聯騎兵是很強的，數目甚大，且均以機關槍武裝。與別國騎兵比較，其特點即在它主要的是一個和坦克一道作戰的武力。別國騎兵有機械化砲隊和運輸，和相當的裝甲車和坦克旅。但在紅軍中，馬上的機關槍手和坦克，成爲一個或幾個騎兵隊的主要攻擊力（三騎兵師爲一軍團）。除了在極好的天氣之下，蒙古邊境和大興安嶺一帶是否好過坦克，還是疑問。如此，則赤色騎兵在額爾古納河兩岸的主要戰綫上，就是很可怕的力量了。

在黑龍江綫，這一帶自然是適於坦克騎兵活動。這裏可用有輪摩托走得極快。

在整個黑龍江戰綫上，日本一定選最容易的目標作戰：鐵路。但從蒙古到外貝加爾一帶，日本似乎不易達到鐵路；但在黑龍江綫，他們一定能夠。在這裏，成功似乎也是不能永久的。在一條八百哩的邊境綫上，他們可以選一個想不到的地點出發。但他們的交通要難，而蘇聯兩面鐵路，可用以集中軍隊來抵抗他們。

日本夢想在貝加爾湖一帶成立帝國，並且希望乘早作一「炫耀」的勝利，可以使他們作很不聰明的事情。如果他們把離奪取交通綫幾百哩的「小風頭」看得過重，或想在戰爭之初就「撞過」額爾古納河戰綫，他們就是要找嚴厲的苦頭。紅軍有在各種不同季候，在比蒙古和黑

龍江還壞的地方作戰的豐富經驗。他們在雅庫特自治共和國打白俄，只在一九一八年才完結，他們在零下五十度還在繼續作戰過的。

海參崴綫的麻煩，由日本看來，是這看起來不免是一件費時間的事。邊界離海參崴四十哩到一百哩。在沿海岸綫一五〇哩的邊境上，日本建立了一個碼頭城津（在朝鮮——譯者），可供巨額軍需。他們建立鐵路，由此直通內地。這裏只有一個很低山脈（約二千呎），很多地方都可過去，由這些地方可到綏芬河及黑龍灣，海參崴即在其外。日本要用閑着的船運五師兵來打海參崴，要一個月（一九〇四年日本由關東運兵費了三月半）。他們同時可由吉林及哈爾濱運「滿洲國」兵（中國人）。再怎麼樣呢？他們將盡全力來攻取幾個「興登堡戰綫」。

紅軍不會老是防守由近海五哩十哩的邊境之地，因此可受日本軍艦的反攻。如果戰綫在這裏延直，使在北邊 Garnoy 以直角到海邊來，則由海至興凱湖有一二〇哩的戰壕，這是以鋼骨修築的堡壘，三年以來曾大加修築，並準備大軍駐紮的。這戰壘形成一個「戰區」，平均深三十哩。如果日本能發明或發展坦克大砲，能够不是像在滬戰中表現的那個樣子，他們可以希望很快地越過這個防綫。否則，他們和以前填 Passchendaele 一樣，但也只能一月填兩哩高。

他們可以比較容易打破伯力和海參崴間的興凱湖附近的邊境，奪取烏蘇里鐵路，或由此路，或由較難的海參崴東北岸上陸，他們能包圍這城市。他們會想法來困死它，如他們在一九〇四年對旅順口所做的一樣。

但一九〇四年，他們只要兩師人就可圍住旅順口的俄國軍隊。現在他們要更大的力量才能包圍海參崴，而且會看出，包圍北面是很困難。我們無法知道蘇聯駐紮此綫的軍力多少，但似乎不會在兩師以下。這些軍隊加上武裝人民（約二萬五千隻槍），在離城二三十哩的戰綫上，足以抵住四倍力量的軍隊一個相當期間（或者支持到供給能够支持的期間）。蘇聯在此駐軍有限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想到敵人空軍，不便在此屯積輜重軍實之故。不過能屯一二五〇〇噸肉的冷倉庫，近已在海參崴建立起來。

日本要想衝戰壘邊境，恐怕要比一九〇四年衝旅順的失敗，作更大犧牲。

日本的進退兩難之境，簡言之即是：

a. 猛攻海參崴——死傷和失敗。

b. 佯攻海參崴而在別處集中——這是把這樣一個地方留在後面，離日本本國商埠和工

廠四五〇哩，離朝鮮各埠（如城津等）一五〇哩，而且在他們到滿洲途中的一個強固工事的飛機場，一個潛水艇中心；一個可以襲擊北部日軍交通的騎兵和輕坦克隊的中心。

c. 以實力圍攻海參威——這就是說要大量軍隊，好多還要藏在對着海參威的深林中。而且還要更大的掩護力，在黑龍江下游展開，以防蘇聯騎兵進襲攻城軍隊。

這是一個左右爲難的困境。而這還因爲沒有說到的一種力量——空軍，更使情形不好。在未談空軍之前，須看雙方人數和武裝。

一九三四年正月，當時日本陸相林銑十郎，謂滿洲邊境紅軍有五師人（十萬）。別的日本估計則有七八師。這些軍隊近更大加充實，在戰爭之第一月，可由中西比利亞補充一騎兵軍團和幾個步兵師（因鐵路運輸力和西方情勢之故，大概如此）。俄方關於其敵人的部署所得消息，空軍轟炸鐵路及其他影響，可妨害蘇聯行軍。整個蘇聯軍力（在由正式軍及受用槍訓練的人民動員之後）大概不會大超過，也許要少於整個戰綫每哩一百五十人的光景。

第一次大戰中，在西綫軍隊集中平均每哩四千人，而各地每哩無「稀」過二千人者。日俄戰爭時，陣綫正面（因雙方都兩面迎敵）每哩二千人。機械化及機關槍發展，能使近代軍隊排

開爲每哩五百人；但似乎沒有軍隊願作這樣一個寬泛的陣線。每哩一千人（自然不是前線而是包括後備隊及鐵路沿綫軍隊），大概是最「稀」的集中了。在主要戰綫上，最初大概每哩在二千人至五千人之間。

這數字是說蘇聯力量即令加倍增援，也不敷二千哩的邊境。他們只能確保邊境的十五分之一。

不可避免的，是有兩個地方的集中，一在滿洲里附近，一掩護海參崴。同樣不可避免的，在海蘭泡等處的軍力（在兩集中地之中間）當比日本能集中於邊境者爲弱。這是日本在若干不重要地方一定「勝利」的原因。

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三年日本在滿洲軍力有三師團，三獨立旅及少量騎兵——共約六五、〇〇〇人。「滿洲國」徵兵約有一一〇、〇〇〇人。蘇聯遠東軍司令加倫估計一九三四年日本步兵有一三〇、〇〇〇人。

但日本在戰爭未發之前，是在擴充其軍力，在戰爭之最初四五星期，可以運到四五師團。如果他們主要是集中攻海參崴，他們的軍隊可以立刻集中行動。

一九〇四年秋瀋陽戰爭時，日本曾調動三十萬的步兵。這是他們力量的最高點，而為他們曾在遼陽集中的軍力之一倍。他們現在當然要比一九〇四年終結的戰爭調動更多的軍隊來打。大概二十萬日軍，一七五、〇〇〇中國軍和招募軍。日本陸上軍力似比蘇軍為大，但中國軍的質量，恐怕比可疑還壞。他們願為傀儡「皇帝」打仗麼？

日本的問題是：他們能不能在每一個主要戰綫上作兩個全幅進攻？如果不能，他們還延宕等候什麼呢？

或者他們會先對付海參威，然後再將大部分最好部隊和砲隊調到滿洲里綫上。但這將聽紅軍在滿洲里及額爾古納河作幾月的主動戰。如果這樣，日本就無希望守住大興安嶺的北部，而如蘇聯騎兵深入山中，則日本就不能進攻滿洲里，因由呼倫東到這一帶的鐵路，將在危險之中。大興安嶺（蘇聯作家 O. Dashinsky 謂為滿洲最重要的戰略地點）一失，也將威脅到日本對黑龍江綫的繼續行動。

日本陸軍領袖們發展了一種「突然進攻」的理論。在一九三二年的一個座談會上，日本外相總括他的主張說：「一個突然進攻即在陸戰，也常得勝」。有的說空軍應為此「突然進攻」。

的主要力量。有的說與蘇聯作戰「首先第一件事」必將海參崴破壞和佔領。

即在陸戰——這幾個字是一九〇四年一個有興味的回想。這戰爭，在帝俄軍艦上的水兵還不知道戰爭發生之時，日本就「突然進攻」打壞了俄國幾隻軍艦。這些戰術，據日本軍人行意見，無論在空在陸都是同樣有效的。

但此種理論之根據，是「突然進攻」的犧牲者毫無準備。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蘇聯一個發言人 Kaganovich 答復這個理論說：「我們不是一九〇四年沙皇之呆子政府」。他是針對着一九〇四年的旅順和今日的海參崴而言。

廣田「即在陸戰」的突然進攻理論，本身也有問題。在海參崴附近戰壕線進攻，不啻自殺。因向此處進攻，必須從北部海邊狹路進兵。

一九〇四年日本人在兩處登陸成功。一在皮子窩，一在打虎山。前者靠近旅順，曾有三師團及一砲兵旅由此上岸。沒有遇着抵抗。這從五月五日起，費了八天。日夜上下。雖然如此，日軍還不得不在其師團登陸之後十三天，才在南山作戰，輜重也不完全。

在這一類戰綫上突然進攻，即令很快，也不能打得很遠。如果靠空軍打進行「突然進攻」，

必得記得這事實，即空軍不能很快地破壞增援戰壘上的軍隊。尤其重要的是蘇聯空軍比日本的更大更好。

這是蘇聯「大戰略」的中心點。在三千哩的鐵路的終點上作一九一六年的大規模戰爭，是不可能的。如蘇聯在遠東部分屯駐其要用來抵抗德波進攻的軍隊，這將是戰略上的自殺。但是因發展空軍，使在東西比利亞有比日本更強的驚人力量，又使他能够如此。此空軍雖需要供給，也不要那麼大量滿載火車。這空軍之若干一部分，在緊急時候，可在三天之內開到西線。而用火車運一師軍隊，在戰時情形之下，需要三星期多。

所以這戰爭之新形式，將使蘇聯作前所未有的事：在三千哩鐵路之終點，維持足以有效地抵抗一個現代戰爭國家之用的軍力。同時，蘇聯空軍人員自然無疑要轟炸——以及散傳單到——日本工廠和商埠，他們大概一定要日夜轟炸整個滿洲區域，使日軍生命不能忍受。遼闊的邊境綫不能用戰鬥機空軍隊來加以阻攔。這種形式的戰爭，在體力上自然不會對日本軍力鐵路和根據地，作重大損害。但這一定在幾月之內使日軍或崩潰或譁變。沒有勇氣能够在一個不能答復的戰爭中忍受長期的空來的戰爭之威脅，忍受不眠之夜，忍受絕望的無助之感情的。

在整個戰爭中，這似乎是場面後面，或不如說，在上面的主要的壓倒的起作用的過程；同時，還有陸軍間的鬥爭，其結果自然是很難明白歸納的。

現代陸地戰爭技術應用到滿洲戰綫上，大概要發生一種陣地戰和平地戰的混合戰；在這混合戰中，戰場雙方都要受到機械化軍力（及使用坦克的騎兵）的襲擊；而這戰場將不會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戰壕綫，而是以機關槍密集守衛的深防禦綫。因為距離之遠，鐵路之難，以及戰爭中坦克襲擊砲隊之危險，大概大砲在這戰爭中比起第一次大戰來，不過起較小的作用。

或者只有一個比較固定的戰綫，即海參崴附近；或者，有幾個戰綫。在那些戰綫上，有陸上的射坦克砲及空中戰鬥機保護起來的砲隊，自然非常厲害。但是如陣綫兩面都是流動的，而機械化軍力能以一日百哩之速度開到陣綫旁邊和敵軍區域之內，則砲隊常有被「衝」的危險。除了空軍力量以外，這戰爭主要的要靠機關槍步兵的效率和移動速率。

Liddell Hart 中校在“British way in warfare”中，說蘇聯步兵每營機關槍，比任何國家軍隊都多。第一次五年計畫之後，蘇聯指揮官說，他們的軍力已經機械化到每個紅軍兵士能

得到七匹馬力的機械力。這比英國陸軍中的程度還高。但蘇聯軍力的真正力量還在他們已造出一種新人，知道爲什麼而戰爭。而蘇聯空軍隊的力量，一部分也在於他們能擲比擲彈更厲害的宣傳冊子。

我們不知道這種宣傳以及平時戰爭效果，對於日本帝國的安定何時發生作用以及到何種程度。不過在這裏，一個革命結果似較別處更爲可能。

第五章 戈林的轟炸機

歐戰中編輯法軍總司令部官報 (Communicues) 有三年之久的作家說：「必須承認，軍事藝術，並非與理智不相容的，或者也不是和理性不相容的。」

這自然是應該承認的。但另一方面，在上次歐戰的政治軍事領袖和英雄的偉業中，要找出理智和理性的痕跡，確是難事。在第二次大戰中還要更難。而在希特勒的德國的統治者的那些英雄中——而他們一定是第二次大戰中首屈一指的——就尤其困難了。

戈林將軍精神錯亂的冒險是有名的。希特勒內閣中一個次要份子的速寫，也值得介紹：

「一九一〇年，Hanover 地方教育部職員盧斯特 (Rust) 博士要求退職，領受年金，提出醫生證明，說他神經不健全，作為不能繼續供職的證據。

「在他受一種性犯罪的審判時，Greifswald 大學心理學家診察他，查出他對他的行為沒有責任。

「一九三三在第三帝國之下，盧斯特博士成為普魯士文化部長，管理全普魯教育事宜。

「一九三四年盧斯特升爲德帝國教育部長，管理全德教育事宜」。(Heil, A Picture Book)。

在這位紳士所管的學校中，向兒童教授「愛國主義」。他們必唱的一個歌是：“Gegen

Ostland Wollen Wir Marschieren”——「我們必須對東方行進」。即在就學年齡以前，德國兒童也必須受像盧斯特那種人的影響。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佛蘭克府報知報大吹這件事情：

「立正！謹慎前進！向右看！一個四歲小孩在指揮。兩個三歲的小孩做挺進隊。……小拳頭極守規矩，插在褲子線條上。他們的背向後彎，想使他們的身子伸直，以致幾乎難於保持平衡。你現在可在公園，在庭院，在花園，在石道，在城市的每一角，都看見那種景象。……看見了的人，都充滿快樂。……兵士在德國兒童身上覺醒，兵士精神先天在他們身中」。

國社黨勞動戰綫組織的領袖萊依 (Levy) 博士說：「小孩三歲之時，我們就開始工作。他一開始思想之時，一隻小旗就放在他的手上」。

這些特許教育家就這樣製造第三次第四次世界大戰的砲灰；他們以如何的精進訓練第

二次大戰的青年，也可想見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強迫的勞動服役，定成制度，在全德國實行。這勞動服役包括挖戰壕、擲手榴彈、帶包裹行軍的實習。男子十六人組織為一小隊，四小隊為一支隊，三支隊為一大隊，九大隊為一「組」。據德意志領袖報（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說，約有二十五萬人已「自願地」組織四千五百個營。這些營幕中所作軍事訓練，保守秘密，因恐外國抗議。但有些英國學生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到 Holstein 的 Rendsburg 參加國際學生公益工作會議的，看見了其中的一些辦法。

在這會議中，有一個學生說，曾對勞動營進行訪問。一天深夜看見由領袖學校來的受訓練者，出來走進 Rendsburg 附近的樹林中。有人問一個國社黨代表，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他遲疑了一會說：「去喝酒的」。

「第二天早晨，到會代表們親眼看見這些小孩也參加其中的體操表演，其中有一個膝上流血流得很多。問他為什麼這樣，他說：『昨夜受訓練之時碰着倒鉤鐵絲網。』」

「在離開那地方四哩半的軍營中，看見了教旅客注意的通知：『如有人在火車之中要和你談論營幕的事情，請你客氣地掉轉話頭。說這不是你的事，你關於這既無經驗，務必避免議論，

以免傳播錯誤印象云」。

一九三五年國社黨計畫，是在這營幕中訓練的青年的數目，必須達到一百萬。他們之所謂「自願」，實際是如你不去，你就要失去你的職業和失業救濟金。他們之所謂「強迫」——如英國現在失業法中所用的這個術語——則指你不去就得坐牢。在德國，反對國社黨計畫者，會用其他理由被送到牢獄或「集中營」的。其目的就在使這服役成爲強迫的：而這只是因爲實際上抗議之後，才延期執行的。

統制這些力量的服藥狂和性慾狂的人物，自然要「向東方行進」。這是他們政策的總趨向。東京日日新聞的柏林通信員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說道：

「在我看來，日本保證援助德國，不會是一個壞政策，因爲蘇聯在東方的抵抗，可由此舉而減弱。

「這一政策又將加強蘇德戰爭的機會，同時，增強日蘇戰爭的機會」。

這通信員與國社黨外交部有密切關係。這報告實際上是日德馬上同盟以及馬上進攻蘇聯的正式預告。

這通信員在該通信之後半指出，「德國正加緊和南斯拉夫聯合，擴張她對愛沙尼亞及拉特維亞的影響，於是而威脅蘇聯」。

當這消息在東京公佈之時，莫茲來（O. Mosley）就在 Rothermere 爵士銷路很大的 Sunday Dispatch 報上，主張英國人民應該擁護德國東向的戰爭。他說，「德國的將來應在其東部邊境上建一大帝國，而其前途是無量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

這是公開的事實：英國外交部進行使德國擴軍合法；同時，鮑爾溫謂「英國邊界現在萊茵」的宣言，法意在羅馬成立的協定，以及他們談判的天空公約，都塞住這些軍備向西向南的進路。只有一條路留着到東邊。

而德國和日本一樣，是「必須爆裂出來」。

薩爾的社會黨、共產黨以及天主教徒聯合戰綫的失敗，是希特勒奪取政權後在外交上的第一個勝利，而這將鼓勵德國的各種力量作迅速的戰爭。這勝利的原由，是靠最野蠻的威嚇（而這在舉行公民投票時並未受國聯官吏的任何限制，也未受用來做國際警察的軍隊的任何干涉），靠大批金錢的花費，靠鹵莽滅裂的招搖撞騙而成功的。薩爾人民被給以在德國幾個

地方以休假的機會，而這些地方對於臨時過客，是顯得很舒服的。無綫電、報紙、無數僱買的演說者和組織者，一齊動員，不僅要引起這些人的希望，還要鼓起這些人的反感，來反對法國統治者和剝削者，這些統治者和剝削者，在歐戰之末，曾調動黑人軍隊到過薩爾來。百分之十的漂亮允諾，百分之二十的民族仇恨，百分之七十的暴力——從橫奪到犧牲以至於謀殺：這是國社黨的公式，而這在薩爾也如在柏林一樣的成功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薩爾公民投票一宣布之後，巴黎自由報說這是：「德國自希特勒上台以來的第一大勝利，而這將把一切毒素給與希特勒主義，而鼓勵它的胃口」。

但應考慮的，不只胃口和需要：還有恐懼，特別是一種恐懼。除了用那要克服和逃避一種恐懼的強烈慾望以外，是不能解釋德國統治者的這種粗野橫蠻的暴力的，無論你是用通常理性和理智的名詞，或是用不大通常的病態心理學的名詞。

希特勒、戈培斯、戈林以及供給他們使他們執政而且統制他們的金融家，都是怕共產主義革命。

歐洲最有經驗的政客，曾警告其國人，不要對德國的打人踢人行爲，過於嚴刻。據報路易喬

治會說：

「他知道德國有極可怕屠殺，而他們都嘆息而且攻訐他們，但經過革命的國家，因司法機關當時在那裏曾被狂怒的赤黨搶到手上過，是很容易作可怕的事物的。」

「他不是國社黨，也不是法西黨，也不是共產黨。如果列強成功於推翻德國的國社主義之後，會發生什麼結果呢？不會有一個保守黨，社會黨或自由派政權，只有極端的共產主義。當然，他們不能以此爲目的。」

「一個共產黨的德國要比一個共產黨的俄國無限可怕。德國人會知道如何有效地推廣共產主義」(一九三三年九月在 Barmouth 演說)

歐洲最著名報紙的代表曾有如下的話：

「遍讀歷史者，可以深思這個事實，即只有共產黨之組織，在國社黨消滅了一切黨派之後還依然存在。保守黨、社會黨、天主教黨、民主派、自由派都掃進時代之垃圾桶中。」

「爲國社黨要消滅的第一目標的共產黨依然存在，——作爲一個骨幹力量，在地下活動，它的黨員似乎互相還維持組織關係，雖有困難，其活動還在進行——它在等待它的機會，等待

國社黨在新戰爭之危險或同類事件中崩潰……共產黨如樹遇秋霜而脫葉，但仍根深蒂固，預備春風吹又生。」（帝國議會之焚燒。Douglas Reid 作，泰晤士報萊比錫審判特約通訊員）。

預備春風吹又生！國社黨自己曾舉出許多例證，證明這個預備。一九三四年夏，在德國下令最後在德國生活中肅清馬克斯主義之時，國社黨很高興的報告一個德國共產黨的組織者被捕，報告此人在被捕之前九個十個星期，曾負責使一萬二千人入黨。

因為害怕這種工人階級的不屈不可破壞的力量，害怕那些製造槍砲飛機的人——這並非法西主義或純粹德國法西運動的某一形相的東西，而是法西主義之本質與根本。法西主義是恐慌中的資本主義，是「害怕造反奪去王公大臣和法官們財產」時候的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如有人指出的一中間階級的運動——它只是用這階級的思想，在他們的推動之下建立羣衆基礎；可是它是用這些思想和運動，來為現代國家之主人的金融資本服務的。國社黨政府設立的臨時最高經濟會議（實際上應該說是設立國社黨政府的經濟會議），包括有六個人，他們直接管理和代表的工廠，總共資本六萬七千四百萬鎊（Palme Dutt 著，Fascism）這會議中其他三人是私人銀行家，其資本有多少百萬，真難估計。這些金錢，這些在德國人

民的生活和生產之上有壓倒的威力的金錢，就是法西主義所要維持和保護的。這種金融資本的壓力，以及要根絕他們的恐懼之根據地的慾望，逼着國社黨領袖與日本同盟，向蘇聯作戰。不過，恐懼是兩面的；蘇聯很強，這是這圖畫的另一面。

德國金融資本直接間接的利益，和其他國家，特別是法英金融資本利益衝突。因為這衝突和支配他們的恐懼，德國統治者還遲遲進行向東開路，想求得若干更容易的勝利，若干從英法那裏扭來的讓步：如合併奧國，承認德國擴軍權利及武裝邊境權利，承認德國是文明對抗布爾塞維主義的城寨——他們自然想不戰而勝。他們需要這些東西，其實際價值小，而其隨之而來的威信大：即是對國內的作用大；因為這是攻心的武器，和他所恐懼的東西鬥爭的武器。他們不得不向英法意繼續提新條件，不得不虛張聲勢以為恫嚇。他們在四周的國家中培植分裂的力量，使其得以弄翻歐洲不安定的平衡狀態，給他們以攫取新勝利的機會，增加威信的機會，使這一切，加強他們對蘇聯作戰的試驗，在馬賽暗殺南斯拉夫亞歷山大王及法國巴都的槍手，是從德國來的。謀殺奧揆道爾夫的槍手，是由國社黨的德國武裝和津貼的。暗殺俄國多數黨領袖基洛夫的槍手，是由列寧格拉愛沙尼亞領事館津貼和包庇的一個組織中的人物之一；而統制

愛沙尼亞的，是英國和德國。希特勒政府之趨於這種絕望的策略，不過是在抓蘇聯之前，需要在某一處任一處得些勝利。每逢英法意進行困難的談判，要把法國從蘇聯拉開的時候，德國就計畫新的恐嚇和政變，催促西方的戰爭。而這種材料也就到處是的。

羅林、薩爾、魯爾、布里、比利時和法國北部，都是糾纏不清的，互相連帶的區域。國境線分開這些地方，世界經濟恐慌絞住這些地方。這些世界最大的生產區，產生巨大的金融力——但這是互相衝突的力，總在爲那都有一份的財源作各得一份的鬥爭。在德國商號中，有法國資本；在法國商號中，有德國資本。但這沒有使他們合作，只使他們爲統制及霸權，而衝突而鬥爭。

而新的戰爭技術，就是說任何一方面也不能免於任何一方面的危險。

因此，也可想到任何一方也不敢放鬆衝突。在一方面誠然如此。但這種緊張和壓力集中起來之時，又沒有一方面意在必戰。都想用恐嚇和威脅多得一兩點可能的利益，和較大的安全——直到真有一個戰爭行動之時，那自然當戰爭來辦。而德國法國的資本，也比別人更知道，即在一個破壞的戰爭中，如何不去動他們朋友的財產。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時，法國如何不動布里的礦山，是有名的事實，因爲這裏有法國資本。其次大家知道的，是在戰後四年（一九一四年

至一九一八年，在漢堡亞美利亞公司和法國總大西洋公司之間，還有那一種默契，使大西洋的輪船，從未受水雷攻擊。

這種協定，使戰爭對於金融資本家比較好受。

正因在西方戰爭有各種可能因素，東方戰爭可能更大——可能首先發生。但是，東方反蘇戰爭如何會不至延到西方呢？如果在戰爭初期，蘇聯不得不退却，如果列寧格拉被佔，而德波聯軍竟進佔烏克蘭，那麼，法國能泰然看見其多年對頭強大起來嗎？而另一方面，國社黨領袖以及德國金融資本家，在軍隊動員勝利，空軍流血之後，能夠不覺得正應乘人民熱血沸騰之時，來和法國算賬嗎？

還有另一種可能：如果波蘭竟是銀樣蠟槍頭，一碰就斷，而德國新造軍隊也失敗，那麼，德國就會革命。但英國和法國能够容許一個以萊茵為邊境的蘇維埃共和國存在嗎？

無論勝敗，反蘇戰爭將造成一個英國一定捲入其中的大戰。

現在戰爭日益迫近，正在準備之中。一九三五年二月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華沙通信

員說：

「據可靠消息，希特勒將與畢蘇斯基討論德波軍事同盟之可能，內容將規定，如戰爭爆發於遠東，德波將使烏克蘭脫離俄國。」

戈林曾與畢蘇斯基討論過這問題。但不僅波蘭將捲入漩渦。一九三四年十月，巴本在瑞典「獵麋」時，同時艾登也到斯托克霍姆。一個報紙評論說：

「瑞典和丹麥討論武裝中立問題甚久，巴本和艾登均不以為異。」

「此公約中包括修築 Sound 海峽兩岸要塞計畫。此海峽把瑞典丹麥分開，控制波羅的海入口。」

「韃靼海峽在歐戰中在海軍作戰中曾佔重要地位。這第二韃靼海峽將以二十公里射程的大砲保護起來。」

「在目前歐洲局勢之下，波羅的海之武裝，將使德國及波蘭能進攻俄國，而使法國海軍及軍火不能援助其同盟國的蘇聯。」

「另一方面德國將毫無不便，因基爾運河使他能有一短而安全的路，直通波羅的海。」

「總之，這一瑞丹間使 Sound 中立之公約，將在戰爭發生之後使蘇聯孤立，而使德國為

波羅的海之主人。再者，這將驅波羅的海諸國到德國戰綫方面來。

「這是巴本在瑞典要獵取的真正玩意——一個比獵麋更爲污穢的玩意。」

「因艾登也在場，我們不能不疑及英國也在這個獵隊之內。」（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Sunday Referee 報）

半法西的芬蘭有作家名 Johannes Rautakoura 者，著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〇年世界霸權之爭一書，描寫日本征服西比利亞及德波同盟爲實現「大芬蘭」之適當要素。此書在芬蘭頗受歡迎。日本進攻蘇聯在芬蘭之軍閥及法西派看來是他們進佔蘇屬加列利（Karelia）之信號，這地方，他們認爲應該是大芬蘭之一部。

在這些準備進行之時，德國政府拒絕加入那保證德國波蘭和蘇聯以及東歐諸小國邊境的「東方羅迦諾公約」。英國的政策，如由泰晤士報表示出來的，對這種拒絕表示泰然，而甚至於在說「倫敦協定之結果可使西方之裂痕消失，而使東方之裂痕增加」之時，不無某種滿足之色。

這種戰爭的外交準備，還有技術的準備爲後盾。

「德國正預備重整軍備並正在重整軍備，而其集中的目的是和平時期的歐洲各國前所未聞的……在一切工業衰微之時，獨與戰爭原料有關的工業利市。」（一個剛由德國回來的英國居民的話，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每日電聞報。）

「德國工廠生產戰鬥及轟炸機器完全適於機關槍及轟炸機件之用，是德國空軍當局所承認的。他們製造大型戰鬥機及偵察機也是同樣明白的事實。Heinkel 廠的 H. D. 三十八號、四十一號、四十三號，都是英國所注意的。Junkers 式巨機 G. 三十八號型的軍事性質，是德國建造者極自負的轟炸機，法國不會將它看作真正的運輸機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泰晤士報）

「官方估計德國可以於短時期內，動員一百萬軍隊到戰場上，配以來復槍和機關槍，但無重砲、坦克和飛機。但即以重砲坦克和飛機而論，德國人自己也公然承認，都沒有遵守凡爾塞和約的精神和文字的規定。」（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泰晤士報）

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德國有一百萬軍隊，則在現在（此書作於一九三五年），兩年的緊張的發展之後，如何強大是可以想到了。

一九三三年以來，英帝國主義政策就容許甚至於鼓勵德國重整軍備；於是我們在倫敦報紙上，就不復看到關於德國軍力的記載。但在技術性的雜誌上，我們可以看出德國輸入軍事原料的圖畫。輸入德國的食料衣料減至最小限度，因無現金。但戰爭原料則無此種限制，如表：

對德輸入

一九三二(噸)

一九三三(噸)

鐵

一七一、〇〇〇

四三一、〇〇〇

鐵屑

九九、〇〇〇

三四八、〇〇〇

鍊鐵塊

一七、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

這是英國政府所承認的事實，英政府代表在下院中答覆質問時說：

「輸出德國的屑鐵和老鐵，在一九三三年最初四月，達一七六、七三二噸，上年同期爲一六、二一六噸」。(一九三三七月十六日議事錄)

美國輸出德國和荷蘭(多由此入德)的飛機，數字增加得更快：

德國(美金)

荷蘭(美金)

一九三〇

五一、〇〇〇

九九、〇〇〇

一九三一	11,000	110,000
一九三二	6,000	130,000
一九三三	171,000	134,000
一九三四(一月至八月)	1,445,000	138,000

一九三四年五月，德國在 Armstrong-Siddley 廠定了八十架飛機，而英政府允許出口。戰爭原料如此輸出，德國重工業也就迅速發展。一九三四年重工業生產之增加（較之上年鐵增加百分之六六，生鋼增加百分之五十，展鐵增加百分之四十），是只能用大砲、機槍、坦克之生產增加，鋼造砲彈、砲台、飛機庫、車輛、一切陸軍空軍用的武器之生產增加來說明的。

據官方數字，一九三四年德國工業生產比一九三二年約高百分之五十。但零賣貿易在價值上（在數量上還要少）不過高百分之十。其餘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德國經濟學家說是用於工場之改裝上，法國報紙說用於戰爭原料上。

Dorothy Woodman 女士及其民主統制同盟同志在 Hitler Rearms 一書中，由密祕文件以及德國報紙上不謹慎字句，證明整個德國國民生活，陷於戰爭準備之鋼套中。她估計德國

有訓練有組織的軍隊，在一九三四年中約二百四十萬人。還有兩百萬的後備軍在後面。同時，航空有巨大的增加。（不久德國公開宣布其武裝五十萬人的計畫）。

密祕軍用航空製造「臨時計畫」，一九三四年五月業已完成，這共有二九四機身，六六〇發動機。這是補充一個航空隊的，而此航空隊在一九三四年春已有如下之數目：

民用機之可用於戰爭者

一、〇〇〇

在工廠試造中者

五〇

在意瑞荷諸廠中之軍用機而由德國所有者

三〇〇

軍用機之在德密祕製造者

四〇〇

總計

一、七五〇

但這都是各種估計中較小數字。一九三四年二月 Sunday Rferee 報及 Sunday

Express 報柏林通信員估計德國空軍，約在一七〇〇至二一〇〇（飛機）之間。

自此以後，德國每月大概可增加飛機三百架。但到一九三五年五月止，普通應減三分之一的廢機和陳舊飛機。故截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止，戈林所有的飛機應為如下之數目：

原有機數

一、七五〇

減去廢舊

六〇〇

一、一五〇

加至一九三四月五月一日

二五〇

加至一九三四年五月及一九三五年五月

三、六〇〇

總計

五、〇〇〇

這只是粗略估計，只有太低的。一九一八年德國飛機的生產力每月二千五百架。到一九三五年底，已每月由三百增至一千。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頭等飛機及後備機總在七千架至一萬五千架之間，都是二三年內造的新型。

造這龐大空軍的錢，來自低下工錢和更高物價。人民之苦痛可由一九三五年二月倫敦報上所載 Exchange Telegraph 社的電信推測。這電信說，漢堡市煤氣公司在用二十三萬鎊的錢，來設法減少以煤氣自殺的龐大數目。

煤氣中殺人的，是一氧化碳。漢堡市煤氣中含有百分之十六的一氧化碳。現在他們在建設

工廠，減少一氧化碳至百分之一。五。但他們宣布「對用戶現不加價」。

失業，低的工資，無希望，自殺——德國必須「爆烈」。

這些武器的尖頭，現在自然是對着東邊。但一個東方戰爭的勝利，相持或失敗，或者也可能因為在東部戰爭以前的戰略必要，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西部戰爭。在這戰爭中，英帝國主義決不一定站在法帝國主義一邊去反對國社黨的德國的。法國有殖民地可以換一換手，而德國沒有……但無論合縱連橫如何，戰爭一開始必用空軍轟炸城市。英國「防禦」計畫是由空中反攻，並用新機械化的遠征力，襲擊或擊退敵軍飛機場，使其轟炸更爲困難。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每日電聞記者說：

「總參謀部已決定改換戰爭方針……多年陸軍訓練，是根據殖民地戰事……敵人通爲野蠻部落，或武備較爲落後的亞洲國家。」

明年起，訓練將主要根據歐洲假想戰的需要來加以進行……」

同一記者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說：

「解組陸軍及創造新式遠征隊計畫，已由 G. N. Macready 中尉在一個演講中表示出

來……

「一個重要的發展是創造一個摩托師代替舊日騎兵師。這有時可以全體作戰，有時可作流動的保護，使坦克旅可以由此獨立射擊。」

「這機械化騎兵團將與法國 *Dragons portés* 相同，兵士坐在低輪車上，一個開車夫，一個下士軍官，六個人。」

「步兵師亦照近代情形加以改組。一切車輛都機械化，按人配備新式武器。」

「輕砲旅（使用包裹或馬拖的）將變為機械化野砲隊，它對於步兵的密切援助，將由機械化的臼砲代之。」

「每一步兵旅可省好多人，但這減少將由每旅增加五十二架輕機關槍抵消。省下的人，一部分將用於在每一步兵師來組織一個坦克營。」

「建立於職務之可以互相變易狀態上之適應性，是新組織之主眼。故摩托師有和沒有坦克旅均可作戰。不增加師部砲兵，而增加陸軍野戰旅，將使攻擊的決定點火力更加集中，而使力量的配置之變化，更加可能。」

英國陸軍部希望用這些方法發展一個驚人的力量，能在北法及荷比登陸，驅逐對敵的空軍力量，同時，使英國空軍能轟炸敵人的工廠和城市。

這一戰爭或這一聯戰爭的結局，是不能預料的。如果城市轟炸盡技術的限度，可能死亡率將為百分之二十五，這是我們曾經指出的。Wickham Steed 先生在十九世紀雜誌（一九二四年七月號）中，描寫德國準備毒菌戰爭。如果這種戰爭成功，或者有些地方，居民要減少到使現代經濟生活根本破壞——因為在這裏，食物之供給靠幾百萬工人相互合作——而這或者只能由受害較小區域之干涉才能防止。這在歷史上，至少要使文化中心崩潰於戰中，而其餘的世界，不得不供給材料，重造人類生活，這正是過去曾經發生過一次的。

但似乎可以不必作這種預測。在第一次大戰中，脆弱的沙皇暴君制度破壞，第一次工人階級革命發生。第二次大戰中發生一個德國革命不是更或然的事麼？

德國共產黨首領台爾曼現在獄中，但彼於一九二三年領導之漢堡暴動，尚在德國工人心中。參加此次事件者不過三百人，分爲二十隊，每隊不過二隻手槍，或一隻步槍一隻手槍，而在最初半點鐘內，曾佔領十七個警察署。這是一個小規模的一九〇五年。因爲社會民主黨不使工人

行動，才使德國工人失敗。

德國如果赤化，自將受諸資本主義列強之圍擊。但斯時德國仍能抵抗，因必能得英法工人之同情。而這也是德國雖有英國後援東進，而蘇聯仍為不可破壞力量的原因之一部分，而這也是炸彈戰爭和心理戰爭在一齊準備的原因。

第六章 準備着——各國備戰情形

如戰爭竟像這個樣子，我們應如何準備？

這是列強政府及管理政府者的問題。這甚至於擾亂白宮的和平日課以及使陸軍部要人不得不費十年之力，考慮毒瓦斯面具能否發給市民的問題。這使法國政府（據一九三四月一日泰晤士報）不得不研究巴黎及其他諸城市居民的「散布」問題。而法國且已投資建築嶄新的鋼和鐵骨邊境，戰壕深入山中，裝置足屯全軍之用。而德國政府的準備我們已經知道一點了。

全世界最重要的戰爭準備，要算英國資本家所進行的。我們應知道其技術的及精神的準備之若干方面。但我們必須先回到這一論點：即新 *Saratjevo* 似在滿蒙一帶，而新世界大戰將從此發生。日本在這方面所作準備就大可注意了。

我們可引每日電聞一段通信爲例：

「我對『滿洲國』戰略鐵路的建築加以調查之後，發現在極度困難條件下之驚人成績。

「這一設施，使日本在一極有利地位，足以抵禦將來或由蘇聯進行的軍事發展。

「一九三一年前『滿洲國』——當時爲東三省——鐵道總哩數爲三、七一五。其中南滿路六九三哩，中東路一、〇七五哩，中國綫一、六六〇哩，輕便鐵路二八七哩。

「現在總哩數爲四、六四四，增加了九二九。據可靠消息，『在建築中』鐵路殆全部成功，又加上一、〇三一——或全部五、六六五哩。

「這就是說『滿洲國』在兩年內築了兩千哩路。建築開始於一九三二年春。

「這些新綫將使日本能迅速開軍隊到滿洲蒙古的任何地點。有十一條可注意鐵路，但我知道東滿尚有一綫快要成功。

「這些綫是和『滿洲國』政府之經濟發展膠合的，這也是公認的事實。」（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同時，大概也是爲同一「經濟發展」的原因罷，航空綫和飛機場也增加了。航空雜誌說在一九三四年初，有二四〇〇哩以上的航空綫在航行，有三十九個機場，其中九個在瀋陽附近。這些航空綫是「爲政府用的，普通航用須得許可」。這大概也是「經濟」。

其他各國都有同樣公開的戰爭準備。但照國力說來，却沒有一個地方，如此之快，如此規模之大的。日本軍費已佔全部歲出之半了。

據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倫敦各報所載路透消息，日本一九三五年預算約合二二八、八六〇、〇〇〇鎊，其中海軍佔三一、一三〇、〇〇〇鎊，陸軍佔二八、八四〇、〇〇〇鎊。一萬三千萬鎊中，六千萬鎊充作軍費。路透東京訪員評道：

「將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預算與以前年份相比，可見軍事預算已增加了連續五年之久。全部預算支出較之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不過增加百分之三七，而軍費支出則增百分之二三〇，由全歲出百分之二七增到百分之四六、六」。

這百分數，其他列強是沒有能够匹敵的，雖然大英諸國確支出得比日本爲多，但他們有更多的錢。日本困頓經濟上這一個要命的軍費支出，是日本需要速戰的原因；他不能等候了。

自軍縮開會以來，各國軍費漸增，我們可不必在此研究各國官方數字。大家都說：我們已開始縮軍，差不多已經開始縮軍，已經縮軍到危險程度，願意縮軍，已經證明我們願意，但是……而這一「但是」，是反對外國，反對那破壞我們軍縮計畫的侵略國的。英國如此，美國如此，而法國、德

國和日本亦如此——還加上些「安全」「平等」的花樣。這些話有的作和平主義的結論，有的則說「我們必須擴軍以保安寧」。

軍備支出的數字，雖然意義很大，然而還是很小。還有用於大戰艦（特別是在美國）的費用，那真正是大規模的詐騙，鋼鐵托拉斯的盜劫。因為這一種機器業已完全證明陳舊了：當美國飛機擲下四個二千磅的炸彈在德國無畏艦“Ostriesland”號旁，在第四彈擲下之時，船尾到了水下，只有九分四十五秒就沈下了。一個一千一百磅的炸彈擊中美國舊戰艦“Virginia”號上之時，幾秒鐘就完全沈沒。“New Jersey”號遇着同樣炸彈，馬上船底朝天。而要計畫製造這一類的船，老實說，只有聖經上的「諾亞」和鋼鐵公司。

雖然有這種那種的浪費，要在有效的戰費上除開，但還有許多費用，却沒有列在戰爭預算之上。如民用航空津貼，甜菜肉麥的補助金，僱用大羣人夫及幾百萬金錢來準備戰時食料，訓練航空機師，或由煤提煉石油。還有保護戰時工業的特別稅：如染料、人造絲、淡氣肥料，這本身並於戰爭無用——但造這些東西的工廠，能造毒氣和炸藥。這都要算在備戰費用之內的。

戰爭準備是地域的和技術的。因為第二次大戰最大獎品之一——據銀行家和商業家希

望——將是中國市場的統制，於是英、美、日本就在那裏擴張他們的立脚地，用商業、教育、宗教和冒險來擴張他們的立脚點。

一九二四年中國省教育協會聯合會宣言中，曾說外國人在中國進行的教育事業，看起來好像慈善事業，實際為殖民地的一種手段。外人之在華從事教育，常有宗教宣傳或政治侵略之目的，而教育對於彼等，僅為一補助手段。英美兩國充分利用了教育的手段。至於宗教：中國新教徒不到十三萬——據國聯記者調查——但牧師每年散布一千萬部的聖經。如在非洲一樣，聖經為商人開路，而兵船則在商人之後。日本人不是基督徒，故稍有障礙，但他們「關於土匪行為則消息靈通，因為他們出錢買他們甚至能預告消息（關於土匪打劫）」（Understand the Chinese）。

蒙古充滿日本偵探隊及顧問。在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四周以及內地，帝國主義者為勢力範圍，為奪取鐵路、軍閥及煤礦及政客，進行鬥爭。何種投資更為有利，也很難說。什麼東西和什麼人已為某一系列強收買或共同狼狽為奸，常常也是難說的。但這一切都是戰爭步驟，却是可以肯定的。

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每日電聞上這一段新聞是極特徵的冒險故事：

倫敦人「王國」之崩潰

雪爾德雷克博士逃亡

「雪爾德雷克(Khalid Sheldrake)博士之行蹤，極爲詭密。雪氏爲倫敦生之回教徒，被選爲回教王，在中國及阿富汗間，統治新疆一千五百萬之回族。

「據迪化消息，新疆政府軍打敗其軍隊，推翻在南疆和闐成立之叛逆政府，此政府奉彼以王位。

「又訊：回教會主席雪爾德雷克博士已赴印度。

「近彼之夫人與其二子居倫敦林山·格涅士福街。其二子曾擬爲此新國之王子云。」
 像每日電聞這樣聰明的報紙，裝作如此糊塗，並非常事。「已赴印度」！這位先生還能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就是從那裏來的。

在列強宰割中國時，意大利進佔阿比西尼亞了。

這種戰爭準備，大費金錢，但並不常有賬目報告。因爲歷史原因，英國資本家比其他的人更

能作並不十分正式的戰爭準備。因為他們執權蓄錢較久，而因為英國一時曾為「世界惟一工廠」，他們能「自動作事」，無須政府統制或發起。這種習慣還保存着。當格林蘭在戰略上變為很有興味，對於海軍空軍變為很有價值，能使英國由此「保護坎拿大」之時，一個大學會組織一班青年遠征隊前往。當中國赤區必須考慮之時，泰晤士報曾派一很有才能的記者，為第一個歐洲人在這附近周遊（參看 Peter Fleming, *One's Company*）。除了大報紙、地學會、博物館和大學之類能出錢調查以外，還有許多有用的富豪。英國統治階級有一種堅定而靈活的政府科學，知道如何吸收那些由工業商業到政治上來的男女。這些男女從不求和平獎金，也不捐錢到圖書館；但他們則被給以鼓勵，發揚他們過去的小資產階級的觀念。Wakelfield 爵士和 Houston 夫人，可以靠他們不浪費金錢，而用來資助飛行，「揚名後世」，或在其他方面，援助飛行工業。

但在技術方面，情形則稍有不同。三十年來，英國技術落於美德之後。美國成為煤油發動機方面的領袖，而德國為電氣化學方面之冠。但在生產物之質上，英國已作極大努力，保持着第一的地位。英國工業之實驗室設備，遠在美德之後，但為幾多世代的工業文明之結果的精工，使

Rolls-Royce 型的產物無與倫比。這在工業上是不重要的奢侈品，但在技術上却極為重要，因這使 Roll-Royce 飛機發動機幾年來為世界上高速飛機之最有效率發動機。

同樣，Sheffield 的生產技術，比起 Essen 或美國 Bethlehem 來，是不大進步的。但 Sheffield 的製鋼，因集中於各種目的和最高的質，已有極大成績。這種製鋼之主要負責人 Robert Hadfield 使近代戰爭面目一新，而他在這一方面的影響，不弱於任何一個個人。

英國備戰之這一方面——質之追求——是英國於一九三四年決定迅速增加皇家空軍隊的這個事實，可算是今日世界備戰在技術上之最重要步驟的原因。這比並駕齊驅的德國之努力更為重要，因為這是更大的生產力之組織。

自第一次大戰以來，英國資本家滿足於維持一個比其他對敵力量較小的空軍（可是，即在現在大擴張之前，已較之一九一八年一月之航空隊強大得多）。可是這空軍却保持極高水準的靈巧和質。

空戰中的動作靈巧，是極為重要。在地上，兩隻慢機關槍可以抵禦一個放得更快的。但兩隻慢飛機對付一隻快機，則完全無用。

飛機如常常使用，支持時間很短；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間的飛機，好多只能用六個星期。現在飛機質料較強，但用得也更厲害；他們大概也是破碎得很快的。

因為戰爭中這新力量之兩種技術要素，產飛機的能力和產出飛機的質料，就極其重要了。因飛機技術隨速率而進步，因此幾年之內機器就陳舊了。

英國決定迅速擴大空軍，首先就是說，英國造機能力，要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大大增加。英國經常生產大量飛機能力，除美國外，要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為高。一九一八年生產飛機及飛機摩托的工廠，殆大都存在。這些工廠好多已改換造別種東西。但這都容易改裝或改組來製造飛機；這一種改變的計畫已經有了，空軍部經常視察這些工廠，記下已作何種改變，在計畫上還應作何種改換。

在一九一八年這些工廠多是小廠，老式，但今日都成為大廠了。例如在戰時造“Rat”摩托機的“Wolsley”工廠，其方法在今日看來，實在原始之極。現在這已成為 Morris 公司之一部分；W. Morris 爵士（現為 Nuffield 爵士）已加以改造，作「流水」的生產，而能比戰時所造的多出十倍的航空引擎馬力。一九一九年此廠停造航空摩托，一九三四年又開始幹了。

一個飛機是許多部分的複雜機構。金屬部分不僅包括銅和鉛，並且還有鎢、鈇、銻、鎳、錳、銅、鋅、錫和銻。機翼和機架，要極精良的棉和紗，以及纖維質的醋酸鹽和硝酸鹽、酮質、膠質以及酪質產物、水門汀和橡皮。供給和製造這些東西的工業，都得刺激起來，如果必要，應擴張到能應付新機定貨的需要。這些工業都得準備，以應付戰爭。

這是生產能力方面。質呢？也有技術的特點。一個新飛機型第一次試驗模型，是一種「工具室的工作」。機架的每一部分，都要用手或用機器鑽孔、切開、弄圓、壓扁和接筍，而用機器之時，裝起工作器具，使形狀大小恰合，要好多點鐘和好多天。而造起新機型的第一次模型之時，裝配的人要慢慢兒做，調整和排列，使每一個角，使各部分的銜接點，都和藍色照相版圖案一樣的正確。接着安裝廠又要向圖案室要求作進一步的解釋和計算。造出一個新型並各部分加以試驗的過程，是費時費錢的。有時離第一次定貨之時要十八個月到三十個月。

但最後，新型在生產之時就不同了。木鐵之成套的切製「器械」都照一定的部位及各部分相互關係安設起來；建造者只要看那些器械上各部分是否相合，不必費心看藍色照相版了。測量計調整可以伸縮的測微器，將金屬切成一定大小，而一天可省去繼續不斷查看大小的好

多時間（這有時要算到一吋的千分之一，有時甚至萬分之一）鑄鑄的模，安定了的自動車床和穿孔設備，都是標準化了的。於是生產就充分進行，只要有現成工人，要怎樣快就怎樣快。

迅速增加空軍的決定，實際就是說英國島上每一飛機工廠，都要充分裝起測量機、切製機以及造飛機的全套設備，現代飛機較之一九一八年更能作大量生產。鋼代替了普魯士皮，複雜的格架變為極單純的金屬管構造，不會比造腳踏車還困難。

有訓練的人都能運用這種流水生產的機械。一九三四年“*Aeroplane*”雜誌主筆說：

「短期服役制加上使人到空軍將校後備軍去受指導的制度，將在幾星期內供給我們以巨大戰鬥力，這力，將使我們在空軍列強中的地位完全一變。這種後備士官機師人數沒有公布……我們還有巨大的製機師的後備軍。自然，如果沒有飛機和軍備，這些人將無用武之地。但是，如技術部門都密切保持這一個政策，即他們只接受這一種計畫，使戰爭一發生能作巨量生產者。機器安起來裝切鋼條，同樣的飛機，是可以像切香腸一樣的出來的」（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

這是政策的中心；使飛機像「香腸」一樣的造出，給人使用。其次要有大批摩托機在手頭，

因爲摩托比較機身費時。一九三四年英國決定大造摩托。

但如戰爭一發生能作巨量生產，爲什麼現在造那些飛機，那些馬上就會陳舊的力量呢？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這些機器似乎在陳舊之前，就要使用。

要對付一個每小時慢十哩的戰鬥機和轟炸機，總有九成把握。一九三一年六月，在 Hendon 展覽的飛機「明星」是「Fury」式戰鬥機。一九三三年在 Hendon 有「超 Fury」式出現，一九三四年六月，一種有新式摩托的「改良 Fury」出現，因其更快速度而上昇騰縱能力更大，使舊機變爲無用。在一九三一年，原來的「Fury」號仍在試驗中，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空軍隊都用此機武裝；但到一九三四年，不僅大趕不上那更快的同名飛機，而且至少也趕不上那已經出現的兩種日夜兩用的新戰鬥機了：即「Supermarine」式機和 Hawker「P. V.」式機。

一九三二年，Hendon 有三種在試驗的夜間轟炸機。其一是「Handley-Page」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空軍隊已加採用。一九三四年此機新版又出現了，即 Handley-Page「Heyford」Mark II。

這種迅速改變之不可避免過程，使造大量飛機成爲糊塗透頂，使其機師懂得使用之後在

技術上即已過時——除非是預料戰爭幾月幾年之內就要發生。

如果戰爭真快，至多只是一年半之外的事情，則在一九三四年秋定造，而在現在（一九三五年二月）正在生產的新機，雖然在此時期之末已嫌陳舊，總還有些用處。但重要的技術問題是如切香腸一樣造出飛機的切製機、測度機、鑄模以及壓模等等之大部分，還是適用於新型的。故決定速增空軍，使工廠較平時所出多三四倍，決不是說英國資本家拿錢來冒一年及一年半內戰爭的險，而是預料戰爭總還在現在標準的新型飛機之生命期內，並還包括此型之發展——而這或者還適用三年。同時，設計和試驗更新型式之平時過程自然也在繼續和追趕。

所以這個決定，是說前所未有的空來戰爭正在計畫，而在英國統治階級看來，或者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之間（而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到一九三六年四月之間，又有四個擴張空軍的完全計畫。「Heyford」Mark II 已經嫌半舊了。一九三三年編的九個航空隊，八個是轟炸隊，可見這擴張完全爲了侵略的）。

但空來戰爭不僅是飛機問題，還要炸藥供給之迅速改組和改進。一九三四年十月，英國鐵道公司發出經常的「貨物準標分類表」的新增表格。新增十五種，而下面八種則加在「危險

物分類表中：

Butane.

Giant Dix Amorges.

Nobel 硝酸纖維火藥第一號。

Nobel Superim 火藥六九五號 a。

Nobel 炸藥六九五號 a。

Nobel 炸藥七〇四號 a。

Polar Saxonite 第一號。

無煙金剛火藥第二號。

空來戰爭的燃料，從煤炭來的煤油，也在政府監督援助之下生產。

決定準備最近將來的空來戰爭的決定，也由報紙「大吹大擂」起來，達到歐戰時的程度，而較之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四年自由黨政府得以準備打敗德國的造艦煽動（「我們要八隻，不能等候」），實在還更厲害。

“Daily Mail”和倫敦“Evening News”以及其他許多地方報紙所有人 Rothermere 爵士，高叫造五千多架飛機。“Daily Express”和“Evening Standard”所有人 Beaverbrook 爵士也加以擁護。

所有強大空軍主張者，都說他們的目的是供給英國以安全自衛。這是謊話。空軍不能防禦，而英國空軍也不是爲防衛而設計的。我們可引用泰晤士報航空學通信員關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話：

「防禦倫敦的戰鬥機，比世界上最好戰鬥機每小時要快三十哩，想攔截在海岸和倫敦間的襲擊者，但在演習中並未成功」（指一九三一年七月大演習）。七月二十四日的泰晤士報說：「倫敦能够以相當的費用抵抗空襲，得到安全，這是從無人承認的事。」據官方報告，白天襲擊，二十四架「突過防禦綫」，夜間六十八架轟炸機衝過來了。

“Aeroplane”雜誌也說：

「談到倫敦防守問題，大家必須認清，飛機在本質上是進攻強於防禦的。防禦者除了防守水平綫外，還要防守五哩左右的垂直線。但是，敵人在離開根據地之前，却可以毀滅它，或使其無

力，如果他的努力要以若干合理的成功希望去加以抵禦的話」（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九日）。這是這一種武器之技術的和戰略的性質。它不能防，它只能遠征（自然防禦也可以試試。如將現在擴軍的三萬萬鎊的一半用於防禦，也許二十架飛機不止攔住一架。還可以安上輕氣球，上面裝起鐵絲網，放在極高極高，使轟炸機難於爬過）。所以鮑爾溫說：「我們邊界在萊茵」。所以 C. W. Gwynn 少將說：

「因空中威脅，我們國防的戰略邊境，不在海岸，而在西歐內地。我們必須為那一個邊境備戰」（Morning Post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

這一個邊界要對付的敵人，或者是國社黨的德國——或者是蘇維埃的德國。這些話，以及這些話後面的空軍，以及現在談判中的天空公約，是想在德國西部建立一個城牆，而迫德國向東前進。

第七章 他們高談和平

拿破崙曾說：「在戰爭中精神對於肉體是三對一。」這話現在仍和當時一樣正確。但戰爭改變，規模也增加了。過去作戰，軍隊的精神最爲要緊，而現在，整個人民是包含在「戰時國家」之中。所以，作這種新戰爭，要新的宣傳方法，加強舊的宣傳方法。

有一天，倫敦晚報早版上，關於英國在太平洋進一步根據地香港的防禦，登了一條不留心的記載。但在遲一點的版上就不見了。爲什麼？海軍情報部主任寫一個私人的和機密的通知給總編輯，要求……云云。英國沒有檢查制度，但有官方祕密。並且警覺得很，行動很快。報紙談到香港防禦就尤其快，因爲華盛頓海約（到一九三六年滿期）第十九條說：「在簽約時之現狀，關於要塞及軍港等之現狀，必須在……」（二）香港以及大英帝國現有或將來在太平洋領有之島地維持……」

英國檢閱制度並不正式存在，但檢閱權力極大。關於一定題目，以及即使怕間接影響我們政治制度之威信的，都用各種方法強迫報紙保持適當的沈默。而對殖民地中戰爭根據地之士

著居民，則通過法律，藉口停止輸入「淫猥文書」，以防「危險思想」；或用警察權力干涉，而此種干涉之烈，即沙皇走狗亦當自嘆不如。在這些事情中，法律不是大問題，但警察能枉法以就其目的。在澳大利亞有這樣一條法律：凡不識字者得拒其入境。有一個懂得很多歐洲語言的捷克記者，在澳洲登岸，參加一個反戰會議。警察就用這一條法律來對付他，他們要他筆錄——而用Gaelic文（一種蘇格蘭方言）！他不得不上訴最高法院擺脫——但已經監禁一些時了。

在英國，對付表示政治意見的法律，已經弄得比在那不名譽的 Castlereagh 的「六令」之下，還要更爲峻烈。

但這只是徽章的一面；因爲一面固然在黑暗中，而面子上就金碧輝煌。現在差不多盡是用間接形式傾倒而出的戰爭宣傳，是前無匹敵。「國民當對國民談論和平」，是英國廣播公司最新的宣傳技術機關之銘語。但當一個老實的科學家 J. B. S. Haldane 教授失錯要求去講「戰爭原因」之時，却被拒絕。而邱吉爾則不拒絕。

真正相信基本教育的教師，和以其生命獻與輪轉機之複雜效能的印刷者與工程師，用他們的工作使新聞的主人的富豪們，得以戰爭宣傳的不斷的慢性毒，侵入我們的骨髓；這實在是

近代文明之一大悲劇。

還有電影幫忙。據廣告說，“Cavalcade”是國民生活的史詩。在「亨利第三私生活」中，這個愉快的皇帝解釋他如何盡力保持歐洲和平。Jack Hulbert 表演海軍潛艇或戰時飛機之怪異； Cicely Courtneidge 鋪張「關於一個兵士的事件」。

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也演他們的腳色。他們寫充滿無希望的戰爭小說，而說最無希望的是用盡方法抵抗戰爭，還有寫政治書文「反戰」，而實際來幫助備戰的人，在下面我們就可看出。

而管理軍事力量者，知道宣傳的價值：陸軍表演，空軍表演，海軍週——一言難盡。

宣傳的內容是什麼呢？這有兩方面：即國家主義的和和平主義的。國家主義的一面，是舊約詩篇作者所寫的一段話之變體。那作者說：「爲什麼邪教徒們互相激怒得那麼厲害呢？」答道：「地上諸王起來了，這些霸者互相商量來反對上帝和我們皇帝。」這一問答，依然是半受教育的僧侶階級，一部分報紙，議會中相當有知識的多數派的議員、士官階級以及幾百萬被騙的人民態度的基礎。

首先看這個問題：「爲什麼邪教徒……？」但我們英國人不是邪教徒。這不是我們的問題，這是其他民族，外國人的問題，不禮拜我們上帝的那些人的問題（我們不發怒，我們不好戰，我們從來不是侵略者）。再看答覆的狀態：「地上諸王……」要說全體的敵國人民都卑鄙可恨，是很難使一般人相信的；但說一個外國領袖，一種人，一個代表，一個凱撒，一個獨裁者或一個將軍是非人性的怪物，則較易於說服他們。這敵人領袖之最大罪惡，是「反對上帝和我們的皇帝。」他不承認我們的上帝，我們的王，我們的政府。

這簡單理論，是戰時有效宣傳百分之九十的題目。這種理論，如無不斷的大規模的報紙講壇之催眠的力量援助，一定是可笑而虛偽的。但戰爭一發生，則關於戰爭的頭等謊話，可變爲山一樣的堅實。「親愛的，我在比利時的老表親眼看見一個德國將軍……小孩子們。」這不僅影響那些輕信的人，那些曾經反對我們自己的帝國主義，但由愛國主義的神話看出英國總是對的人們，那些——如 Chesterton 的話——「心被母國和父國分裂的人們」——都變爲此種毒素的犧牲者了。而這些犧牲者變得差不多更難和他們爭論。他們能够相信，在幾種外國人中，藏着一種強奸、破壞、謀殺嬰兒、亂砍屍體的不能控制的欲望，而這在戰爭一爆發，就要表露

出來——但另一方面，那些住在我們島上的或恰巧成爲我們同盟軍的那些外國人，雖然因混種之故，難於分辨，但確沒有那種欲望，即會有，也控制得住。

在戰爭環境充分達到之時，這成爲政府及其擁護者的宣傳之主要調子（如今日之德國）。但是在戰爭以前，需要別種調子。因爲要說服所有的居民，說英國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政客乃至資本家，需要作那種最可厭的戰爭準備。邱吉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無線電演說中，說在英國沒有一個瘋人院以外的人，想攻擊或侵略別國。

邱吉爾的聲明，是對他自已過去的嚴厲批評。據他自己在世界恐慌（World Crisis）中的記載，在他做路易喬治政府陸軍部長任內，主要的關心是要用武力毀滅蘇維埃政府。他可以說，預期的軍事行動，主要的都沒有由英國軍隊實行。但這是英國侵略之一傳統形式：僱用、威嚇、勸誘或容許別國軍隊爲英國打仗——如戰後希臘進兵土耳其，這結果是希臘慘敗。

戰爭只是外國人引起的這種觀點，不是邱吉爾們和詩篇主義者們獨占權。工黨的 Gibbon 在一九三四年總工會的理事會報告戰爭與和平問題說：

「在我們看來，和平者並不是要反對那很好的政策能使英國免於戰爭……說英國將爲

「侵略國，是不大像的。」

謂英國政策是和平的聲明，不斷爲現在工黨領袖所用，一如過去麥唐納爲領袖時如此一樣。在這裏，是在和平面具下進行備戰宣傳之最重要的地方。因工黨是影響英國工人意見最有力的組織。爲工黨黨員及贊助者的幾百萬工人，是在車床和機關槍旁，在第二次大戰中最關重要的。只有叫他們相信，那和平的，半繳械的，只是想調和外國衝突的他們的國家，是被外國的戰爭製造者攻擊或威脅之時，才能勸他們去打仗的。

但是英帝國主義政策真是和平的麼？

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歷史，主要的是瓜分非洲及其他殖民國家的歷史。這是一個爲奪取「未佔領」地域，對殖民地人民作戰的時期（所謂「未佔領地域」者，即未被那有近代武裝的列強所佔領，或未由那願爲列強工具的地方統治者所佔領之地域）。在此時期，英國統治階級所攫取者，比別人更多更大。後來，在世界分割及勢力範圍劃定將完之時，發生重新分割世界，發生「新辦法」（New Deal）的戰爭。美國與西班牙爲古巴及菲律賓作戰，日本爲朝鮮及滿洲與俄國作戰。這是世界邊境的重新洗牌。同時，在世界中央的壓力，也變成火山似的。在無數政策

與利益、商業、貪慾和恐懼的綫索中，表現肉搏着的兩個世界規模的大花樣。一個是不大有野心的柏林——報達。第二個則想實現：Cape Town——開羅——加爾各答。

這兩個格架，是互相排斥的。德國計畫在巴爾幹諸國遇着困難，他們拒絕柏林到君士坦丁堡的路。在這途中的巴爾幹之一國，塞爾維亞，是在俄國保護之下，而俄國是法國的同盟國，而法英之間又有協約：這個網是如此織成的。Strajewo 的結局，奧國的最後通牒，世界戰爭，都是這網的必然結果。

現在工黨領導鼓吹人民的民主政治，資本主義之逐漸改革；而這一個地位，在一九一四年正是路易喬治的地位。他把他的擁護者扭去擁護大戰，可是他同時宣誓：「上帝存在之日，」英國政府不再多要一時的殖民地；他們是防禦比利時，及他們本國和條約的尊嚴。

路易喬治作過那麼多的演講，恐怕很難希望他都能記得罷。但是他的大戰回憶錄（War Memoirs）第三卷中，他記下史姆茨（Smuts）將軍關於戰爭目的所寫的露骨而響亮的字句，在他付印之前，他的噶噶的祕書中，是應該有人提醒他一下的。在史姆茨寫這東西的時候，他是「帝國戰爭部」員之一。他說：「戰爭目的限於以下四點：

a. 破壞德國殖民地系統，以保大英帝國必要的未來交通安全爲目的。這已經做到——這大有價值的成就，應勿爲和平談判所危害。

b. 把土耳其帝國足以供給德國以遠東擴張機會及危害英國爲亞洲強國之地位的一切地帶撕開。這已經根本實現，雖然巴力斯坦之繼續征服，猶爲完成此項工作所必需。——還有兩項是關於歐洲的。

這不是過去公開承認的戰爭目的。如果這文件已經向世界宣布了，向軍隊宣布作他們犧牲的理由，那麼，Paschendaele 不會打得那麼血肉淋漓罷。這是帝國戰爭部的思想的一個秘密聲明，寫來給戰爭部的人看的。

首先是英帝國交通綫之安全，及搶來殖民地之保有。其次是我們做一個亞洲列強的地位。小小的豪俠的比利時，才列在第三。

現在政府機關的思想，也是以同一鑄模造的。帝國安全，印度統治者的地位，依然是英國政策之源泉。對付蘇聯、日本、美國的「威脅」，反對他們的宣傳，反對後兩國的海軍、商業和金融之透入，英帝國的統治者進行其「防禦」政策——即和平時期之戰爭政策。

爲了這種防禦起見，一個日本紳士就在新加坡警察局不明不白死了，一個美國教士又在西藏附近被軍人謀殺。如果日本美國要幹這些事，他們自然是侵略者，英國不是好戰的。但是，這種「防禦」根本上與侵略有何不同呢？一九二七年英國爲了和平及保護和平的臣民起見，派了大批軍隊到中國。工黨財政大臣史諾登最公開地表示爲中國而鬥爭的重大意義，及列強競爭的目的。當他對下院說，只要每個中國人穿的襯衫能够多長一呎，所有蘭開夏的問題都解決了；他說這話時，全場靜默無聲。這是日本、英國、美國爲這四萬萬人的完全統制而鬥爭的內幕的最大而人情的希望。

在其他世界四分之三的市場中，英美資本在決死戰。英國貨幣在世界規模上打擊美國貨幣——金鎊與金元，金與銀，銀行匯率與保險——英國用了大批的錢，例如英政府三萬萬的匯兌平衡金，使這筆錢做出口貿易，有利和安全投資，及原料統制的武器。Ludwell Denny說，「我們爲石油而戰爭」，而在其光輝的著作中，表示以美孚公司爲首的美國公司，殘酷地奪取英國公司的地位，在英國公司中，亞細亞公司爲最大。

只要在什麼地方一嗅到油味（即使在美國自己的油田區，如加利福尼亞或中西部），英

國公司就進行戰爭、賄賂、放火、謀殺，甚至幾次南美革命，都由此發生。政府盡其所能，加以幫助。

在南美市場上，英國資本一時曾執牛耳。但現在諸共和國中，美國金元稱霸。有許多市場是很和氣地分贓的；例如，當美國紐約電船公司（Electric Boat Co.）賣潛水艇給祕魯時，又把定貨單由祕魯隣國或敵國交到英國 Vickers 軍火公司（維克司）又付一份紅利給電船公司——參看美國上院軍火質問報告。但在其餘情形之下，則不能得到一個協定，或者終於破裂；其中結果之一，就是那經過四年之久的瘡疾似的大廈谷戰爭。玻利維亞及巴拉圭的半印第安人民戰爭，各方面都是很近代的，除了醫院之外。雙方作戰者死人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國聯對這戰爭每年詢問兩次；但大資本、錫、煤油、航運，英國美國問題都轉入其中，國聯亦無如之何。

除了市場、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外，還有使英美衝突的其他事件。有時使人想到，第二次大戰的「紙片」（德國侵比時謂比利時中立條約不過「紙片」——譯者），也許就是第一次的戰債。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英國借債，不僅爲她自己，而且爲她的同盟軍。現已償付者，還不到戰債的零頭。現在沒有再付，只以「表信」（token）少數金額渡大西洋以代之。在這種「表信」滑頭辦法還能使大托拉斯、富豪、煤油大王、鋼鐵大王及羅斯福等高興的時候，美國人還能

忍受；但是，他們不願長此忍受這種狡賴的時候，英國就是賴債者。英國在過去曾爲這一類的原
因打過仗，美國爲什麼不呢？

在英帝國內部，英美衝突也在進行。大英帝國的釐大結合，正有分解之勢。坎拿大大部分由
美國資本所統治，而這統制之程度，且日益增加。愛爾蘭的凡列拉政府後面，有愛爾蘭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同盟。作爲一個對敵的哨兵站在英國門口，愛爾蘭保持其陸軍
空軍，不大願認英國爲友。它還讓別的軍隊存在，即 I. R. A. (愛爾蘭後備軍)，這都是用 Thomp-
son 式的手提機關槍武裝得很好的。在芝加哥，這是綁票匪的武器，在其他世界各地，這都是美
國對他有好意的軍隊的武器。

因爲英美間之根深的衝突，因爲英國統治者對蘇聯之階級仇恨，日本在過去三年間的冒
險政策，日本之奪取滿洲及進攻上海，就曾經受到英國之謹慎的援助，以及（更有用的）冷靜
而形式的批評。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主席，曾在日本帝國主義冒險之最緊急時期，訪問日本。三
菱公司，日本維克司（以其旁系公司之股票與維克司有極深關係）的巨頭之一，經常住在倫
敦近郊。英國實業協會派了一大批重要的人到「滿洲國」去就地調查貿易的可能性——自

然要「滿洲國」的日本統治者的幫助。這對於美國特別是頭痛的事，因美國發現他們做生意的人，被關在日本所統制的一切地域之外（連南洋委任統治地在內）。英國實業調查團的領袖巴恩壁說這樣的話，實在是輕率之至：「我想我們應該由日本眼光中來看『滿洲國』，因為他們最懂得他。我們的希望，是把英、日、滿用友誼之索，聯絡起來。」在吉林，巴恩壁有時間去訪問日本參謀部。後來調查團會過日本總司令，討論英、日「傳統友誼」。

但究竟巴恩壁不是政府之一員，只是一個生意人，一個公民罷？是的。他也是 Lloyd 銀行之一董事，商業銀行 Dawnay Day 銀行之一董事。 Dawnay 銀行還有一個董事是 Dawnay 中將，他是 Vickers-Armstrong 公司的董事，又是 Armstrong-Whitworth 公司的主席。還有一個 Dawnay，則是幫助這些金剛管理倫敦廣播台（B. B. C.）的。這公司一直到最近都是代表陸軍部購買部的巨頭們的。換言之，巴恩壁是我們統治者之一；他說話的時候，就可聽見英國資產階級的聲音。

美國的答覆，就是建造軍艦到條約所容許的限度，建造世界最大的空軍，修築荷蘭灣（Dutch Harbour）；這是阿拉斯加附近Alentian羣島的軍港，而這只是在與日本作戰之時才

有用的，阿拉斯加本身，人口不到六萬，但有七十二個飛機場，六個海上飛機根據地，四七〇哩的鐵路，三十五個海底電及電報局。海底電綫是由美國陸軍信號隊修的，不大合用。鐵路也是美國政府建築和所有的，也不大好。航空綫之不經濟，更是可笑。但戰爭要犧牲。

在與英國鬥爭中，時候和經濟恐慌是於美國有利。美國常把金元壓在英鎊以下，破壞了英國希冀甚大的世界經濟會議，同時，美國資本集中準備，好在適當時期對付英國的老朋友——日本。有時甚至於做點笨重努力（如海上中立和海軍會議等），來中立英國一下，使得有更多自由反對日本。

無論如何，美國在外交上總被認為一個很和平的國家。但是像 Du Pont 這一類有五千萬金元資本的公司，大概不會忘記在第一次大戰中，他們得到比戰前平常水準高十倍的利潤的。「直接的經濟動機」不是戰爭的唯一原因，也不常是主要原因，但是有時，在蕭條之時，確很使人想到在那大戰四年之中，資本股息到了百分之四五〇。

有史以來兩個最大世界帝國的英美間的巨大的鬥爭，只間或在那些不在正路的地方如 County Clare 及 Chaco 才達到公開戰爭的階段。但如戰爭大理論家克羅塞維支所說，戰

爭是「政治的一種工具，是政治商業的一種延長，是這種商業用其他手段來進行的繼續」(On War) 英帝國主義的「政治商業」，一大部分是在航運、石油、飛機、貿易、金融和世界地位上，對美國的霸權競爭。這還在組織資本主義的歐洲統一，來反對蘇聯的忍耐的努力。在此種「政治商業」每天在前面掙扎之時，謂英國是和平的聲明，有何意義呢？

可是這種聲明，每天由工黨的講台上及教會的教壇上發出回聲。而差不多那些回聲的人，一面暴露戰爭的可怕，一面也都真正誠懇地相信，他們這樣，是促進和平。

除去了少數以外——現在極少了——工黨領袖之猶為純和平主義者的，大多數相信所謂「集體安全」及「國際警察」兩者之一為防禦戰爭的方法。關於這些方式，下將論之。但此處必須指出，這兩種方案中之任一種，以及既存的或提出過的表現這些方案的組織，如果——這「如果」，下面還要討論的——只是用來轉移對於真正防止戰爭的方法的注意的話，以及以不正確的方法來集中進行的話，則在事實上行動上，都是幫助戰爭製造者的。而這兩個方式，如果部分或全體由一個資本家政府採用，以及變成一種做資本主義戰爭的煙幕和藉口，那麼，無疑都是很危險的。

由上數章，可知日德及波蘭對蘇聯作戰計畫，是著著進行；而英國政策，是在贊助及保護此種計畫。高叫戰爭的獸性而同時稱贊我們英國政治家之和平政策，只足以幫助這個政策的成功。爲這蒙蔽那些應該看清這政策，應該反對這政策，而且能够阻止妨礙以及制止這政策的人，看不見英國政策的真相。

還有純粹的和平主義，否認一切政府及階級應以暴力方法追求其政治經濟利益。這自然有時是值得尊敬的。因爲這是表現在強大人格中的情緒。但這在邏輯上，在事實上，則無權說話，因爲他堅決不願看清這個事實，即那些向前看一個新社會制度，那些不願長此忍受經濟無政府狀態的人們採取和平主義，就將任銀行家及軍火商任意對這世界及其人民做他們所想像的事。這樣，是對貧和富，壓迫者和被統治者說同樣的和平主義。但是，Kreuger 們和 Stavisky 們，以及他們大大小小的同盟者，Zaharoff 們，J. P. Morgan 們——他們聽不聽呢？

第八章 戰爭完結——以及如何完結

戰爭似已顯然要來，並且若干眉目可大體確定。在其技術準備上，我們認為英國資本家的準備是最為重要。外交的準備中也可看見英國活動。而政治的準備、宣傳、工黨似乎是站在緊要地位。本書其餘諸章，專論如何防止戰爭的方法——如果我們能夠的話。

戰爭如何才能完結？似乎我們很難防止戰爭之發生。這自然不是說我們應該努力將來，而是要努力現在。等候、延遲、認戰爭不可避免，是忽視目前任務。但也得略為談談將來，因戰爭實際發生後，就很少機會公開討論完結戰爭的方法了。

祕密製造的戰爭，以造謠和檢閱之厚的煙幕蓋住，迅速傳播，將掃到工人階級的腳尖上。因統治者的罪過以及易於把別人的話當真，造成的他們的無知，以及由無知而來的愛國熱，或者戰爭對於他們，沒有對「受教育的人」那麼可怕。因為受教育者常能找出事實，一開始就能懷疑資產階級的宣傳。但工人也會更快的清醒，因為他們之中，還有堅決的反對戰爭的份子。

舊式戰爭只是軍隊參加，所以完結於弱方的失敗。新式戰爭則因工人為武力之來源，將自

然而不可避免的完結於戰爭對於工人的影響。普法戰爭，雖然是舊式戰爭，但確預示一個新的戰爭；但這戰爭，當時若無巴黎公社之威脅把法國統治階級驅入俾斯麥手中，當延長得比較長久。終結於俄國之流產的——也是「預演的」——革命的日俄戰爭，正是現代戰的開始。歐洲大戰，開始戰爭以新方法完結的時期。

任何時期，戰爭沒有因非參戰的個人拒絕參加而中止者。這是事實，歷史的現實。我們不能以我們的意志或純潔的意圖而改變之。但是，將來的戰爭是否會「聽從」這些個人的「處置」呢？很不大像。戰時個人的「抵抗戰爭」充其量不過如此：當一定數目的男女張開眼睛的時候，當他們以無畏的行動，預備一往直前的時候，他們這一類的個人，必定每個都離開工作，離開他們所有的人類關係，離開他們所能影響的人——走到監獄去。這結果不外兩種：或者是高貴的路，也許他不復知道還有幫助於終結那殘殺同胞戰爭之更有效方法；或者是自私的路，以無情努力，來挽救自己的靈魂，也不管戰爭對於隣人肉體的結果如何。但無論如何，這都不能將戰爭終結。

實在的，這有時反而幫助了戰爭的政府。因為這把許多個人孤立於牢獄及無用之地，而這

些個人，因彼等認清戰爭，憤怒戰爭，是能將他們的義憤和平渴望傳達於別人心中，爲武裝反戰運動之必要部分的。

只有用這種影響成千成萬的武裝的、未武裝的人民的「武裝反戰運動」，才能使戰爭在今天或明天終結。

資本主義的宣傳，使許多人相信這一種運動，是與英國人民的天性和世界觀違背的。但是恰恰相反，而自 *Froissart* 謂統治英國是很危險的以來，恰恰反面才是真理。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一代以前的 *Ulster* 暴動。

自由黨政府通過法令，保守黨有一些反對。但政府用選舉來擁護他們的行動，而保守黨則以武裝暴動壓迫政府退却了。

用來武裝十萬 *Ulster* 義勇軍的武器，都是不合法地強制地由外國運來的。但一個運動如有大部分製造武器的產業工人參加，是有其他機會得到其需要武器的。

還有其他前例。一個用普通藉口來宣戰的政府，應該記着 *Edward Carson* 爵士的話：

「政府已用欺騙手段對付我們，如果必要的話，我們應用武力對付政府」（一九一二年四月九

日在 Belfast 演說)這一向是真正起來過問政治之時英國人民的態度。

還有其他的言論：

「我們不久要向政府挑戰。他們可以告訴我們，他們是否喜歡叛逆之事。我們已準備這種後果，而在鬥爭中，我們不是孤立的，因我們將有英國最優秀人民贊助我們」(Carson,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在 Blenheim)。

「我們認為政府用欺騙手段取得專制權力。我們要用一切手段剝奪他們所濫用的權力」(Bonar Law,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在 Blenheim 演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政府。有人說，這是非法；自然，這是非法的」(Carson,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現在已無其他辦法，只有準備最後起來用武裝來反對這個法令的人，來作非憲政的抵抗」(F. E. Smith, 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五日)。

兩三年後，Carson 被任為總檢察官，英國最高立法官。Bonar Law 成為內閣之一員。不久以後，F. E. Smith 做了大法官，英國法律的領袖。我們不能保證像這樣作懸河之辯的反戰

領袖們，一定會和這些人一樣躋於高位，但同時我們可以斷定英國關於言論出版自由之特別法律，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一定以限制和智慧來加以解釋！

我們還可注意 Ulster 運動關於軍隊的話。一九一三年 Bonar Law 說：

「爲進行其專制主張起見，詹姆士王有英國前此未有的最大僱傭軍隊。結果呢？革命發生，詹姆士不見了。爲什麼？因爲他自己軍隊不願爲他打仗。」

四月以後，Bonar Law 說政府無權要軍隊「壓迫 Ulster。凡拒絕此事的軍官，即履行其天職」（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實際上，軍官拒絕了。而在那種情形下，我們不能相信軍官天職與士兵天職有何不同罷。

這是保守黨說過的話。再引一個幹過很多職務，只是不是保守黨的一個政客的話罷。「應該抵抗一個在議會中保持多數的黨派的不正當行爲，這一天是要來的。」這是麥克唐納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在“Forward”上說的。

下面我們要談反戰者應抵抗政府行動的方法，應武裝其同人，應成立一政府，應以武力對付戰爭製造的當局的方法。

有人說，武裝反戰運動是不可能的，因將立刻爲軍隊所消滅。

但細看英國歷史，可知革命困難，並不常在於他們的運動受到政府武力的抵抗，因這些力量常在強有力革命運動之前倒戈，而加入他們一道。

一百三十年前，在法國革命影響之下，在 Nore, Spithead 等地，常有軍隊譁變，使政府通過「煽動軍隊譁變條例」。在譁變高潮時，整個國內艦隊在叛變者手中，他們開始封鎖倫敦，只因無援失敗。

幾年以後，在與破壞機器者的鬥爭中，一個兵士拒絕向「暴民」開槍。他被鞭三百——實際上被拷掠而死。

在以後三十年中，因憲章派之有效宣傳，這種壓迫方法是太危險了。Napier 將軍在一八三九年五月九日說，他是極其擔心他的士卒之安適、地點和食物，「因各種腐化軍隊的方法，都在進行。」他寫信給他的兄弟說：「來復槍隊中有許多憲章黨人。」

這時候，王黨的廠主 Peel 才組織警察，因資本家感覺軍隊不能靠其屠殺工人（當時警察以刀和馬槍武裝），而他們自己的義勇兵害怕。Napier 說：「人民厭恨警察。」

憲章派對於軍隊的態度，可由革命的新聞記者 Rider 在報紙“*The London Demograt*”上的一封信中看到。在「兵士應該怎樣」題目下，Rider 說：

「軍隊不會為腐敗勢力服役的……我們現在不怕兵士……反之，我們相信在將來鬥爭中，士兵會做我們的擁護者……」

Rider 繼續談到兵士極熱心看憲章派報紙，並引一個朋友的信，信中說到兵士和憲章派人一道開會的情形。兵士派代表到地方憲章派的組織，而憲章派的人也深入軍營之中。Rider 說這樣的工作要進行下去，使士兵到人民這邊來。這種思想，就是階級鬥爭理論之實踐，而為馬克斯恩格斯等所由此學習的。

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對英國海軍也有很大影響。一九〇六年十月，Malta 的海軍營在譁變中破壞。

一九〇九年工業「不安」開始在英國發生之時，海軍中「破壞紀律」的事達到最高點。那一年發生一一六、〇〇〇件。而當時海軍，連下級軍官在內，約一〇〇、〇〇〇人。

一九一八年夏，英國海軍中開始選舉「船委員會」，船委員會代表在各埠組織「埠委員

會。一九一八年在 Portsmouth 一個海軍軍官 Yexley 發現埠代表熱烈討論總罷工，並進行與德國船員聯絡終止戰爭計畫。海軍部很精密地防止了這個計畫，將船隻替換分散，增加薪水，改良待遇，一直到最後，才實行懲罰。

一九二五年，海軍部報告說它擔心海軍中有「布爾塞維克主義傳播」。一九二六年大罷工之時，Pembroke Dock 的海軍不願破壞罷工。

在 Invergordon 事件以前，有六個小的海軍譁變，有關的兵船爲 Revenge, Royal Oak, Vindictive, Repulse, Ramillies 和 Lucia。最後一隻船上逮捕四十二人。Invergordon 事件不僅海軍有關。據說有幾個少將聽見全營吹“Red Flag”歌的調子都卒然昏倒。在大戰中陸軍因煽亂及譁變處罪者：

一九一六年 六〇人

一九一七年 二二一人

一九一八年 六七六人

邱吉爾說一九一九年初的一星期中，英國陸軍中故意不服從上官命令事件有三十件。一

九一九年一月 Calais 暴動，邱吉爾說有關者四千人，其餘的記載則說近萬人。兩師人派往彈壓，告訴他們說譁變者是破壞軍隊復員的。爲防止這兩師人看出真相及與變軍和好起見，要他們紮在營中不出，如囚犯然。下月，倫敦陸軍部會爲三千人包圍，他們不願到法國去。

一九一九年對俄戰爭，因英國軍隊拒絕參加停住。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整個軍務團走到唐寧街抗議被遣赴俄。一九一九年正月，法國 Calais 英國 Folkestone 都爆發大的風暴。

反對攻俄戰爭，不僅在英國發生。在波羅的海的 Libau，一個輕巡洋艦的水手譁變。一九一九年在 Invergordon 在 Portsmouth，在 Rosyth，在 Devonport 以及在 Fort Edgar 驅逐艦根據地，都有水手拒絕開赴俄國之事。

可爲代表的是 Rosyth 號水手的鬥爭。此艦受命開赴俄國，但水手却與碼頭工人商議，此輩碼頭工人似屬社會勞動黨者。後來船開在水中，軍官進行宣傳，以圖鎮靜工人，但三星期後仍不見效，船開回 Portsmouth，船員解職。在俄國巴庫的英國兵士，還有有興味的事情。有一營人要求僱用一個翻譯，每週二次，向他們譯讀真理報等，否則拒絕勤務。讀了兩星期後，英陸軍部即召該營返國。

這些運動在一般市民之中，不曾有有效的援助。一九一七年成立的工人兵士會議，是由麥克唐納等照料的。當時尙無有力有經驗的政黨。這一類運動——如同類運動沒有在一九一八年在德國終結戰爭，恐怕是會在一九一九年在英國終結戰爭的——僅有消極效果，只阻礙戰爭而沒有終結戰爭。反對二次大戰者，或可看見這一類運動在將來能有積極效果的罷。

但是有人說，在將來戰爭中武裝力量不是重大問題，嚴重的中心是飛機和毒氣工廠。大概是真的。但堅持戰爭繼續下去的人，要去威壓工廠中的市民是比較威壓軍隊中的兵士更爲困難的——而在得不到軍隊來達到這目的的時候，尤其困難。

德奧革命事實上終結了第一次大戰，這給我們一個實際例證，說明二次大戰如何才能完結。自然，一九一七年俄國工農的例子是有了決定的效果的。

在戰爭之初，雖然大家極端厭惡，但罷工是很難的。在工人中，資本家的宣傳培植起這樣一種感情，以爲罷工就是叫前綫戰壕中的人們倒下（或者，在近代戰爭中，叫被轟炸的大都市中的男女小孩倒下）的意思。但是漸漸的他們認識，只有終止戰爭，才能救出戰壕中的及爲目標的都市中的人們罷。

罷工自然是非法的。製造戰爭的政府痛恨罷工的人比恨敵人還更厲害。Owen Seamen

一九一五年公開在“Punch”上說：

「當關於普魯士人的暴惡之記憶冷淡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就在人們的心頭

這就是威爾士罷工的——

橫暴和可羞。」

雖然如此，在戰爭中罷工是可能而不可避免的。如陸軍部要實行產業徵兵計畫，一定會受到罷工反抗的。而如果白宮（Whitehall）總部在一般居民及工廠工人之先安起防毒防彈設備，或政府離開倫敦遷到更安全地帶之時，反對製造戰爭政府的運動，一定還要激烈。

為應付被炸城市避難者的需要，一定要進行強迫居室分配及食糧調劑等等。而這些事在資本主義的方法下進行，使富人房屋有免征或使他們有優先權，一定會引起很大的不滿的。由這些原因，會引起自發的示威和運動，和更勇敢的鬥爭。

在工廠中，安全問題常為工人行動之鑰。許多戰爭工廠，特別在戰時，是很危險的。一九一八

年最後七月，美國 Edgewood 毒氣廠有九二五人死傷。據邱吉爾說，英國毒氣廠中，「每三個月偶然火傷或起泡的事，超過全廠人員百分之百」。

由這些運動的壓力，或軍事的失敗及食物缺乏，那麼，如果一切可能力量齊集的時候，終結戰爭政府的時候就快來的罷。

第九章 英國工黨與戰爭

受資本主義痛苦者之團結，應該是國際的；對於資本家進行的任何戰爭，都不應予以援助。這是現代社會主義任何派別的基本信念。這種思想，由憲章派加以發展，而在一八六四年由倫敦工會領袖，舊憲章派及阿文信徒——以及若干法德代表和馬克斯所成立的「國際工人協會」中，得到完全的表現。

後來，還有一個英國偉大社會主義者說到社會主義的任務：

「以各種方法促進工人間國際感情的傳播；向我們工人指出，外國競爭和對敵，或最後激化爲公開戰爭的商業戰爭，都是掠奪階級所必需的；並且指出，這些階級間之種族和商業衝突，只是在我們能利用以培植不滿和革命機會之時，才對我們有關；並且指出，各國工人利益都是相同的，他們決不會成爲彼此間真正敵人的。」

這是莫禮斯（William Morris）在他的報紙“The Commonweal”上所說的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前，這些話差不多得到這運動各方面的回響。我們無須說以後發生的變化。整

個工黨除了少數個人的例外以外，「都一致贊助協約國」(Mox Beer, 英國社會主義史)。戰爭以後，大家看出這至少是一個錯誤，假使不是出賣。工黨的路綫，由一九二二年的決定規定：「大會認為各國社會黨和工黨應一致反對任何政府加入戰爭，無論戰爭的名義目的爲何。」

一九二三年五月，「工黨社會黨國際」在漢堡成立之時，曾通過決議：「……各國工黨及社會黨要拒絕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擁護，他們議會中的代表，應根據這個態度，拒絕同意於有帝國主義目的的軍事和戰爭的舉債。」

一九三三年工黨再聲明「要用整個勞動運動之力，抗拒戰爭。」同年工聯會決議：對戰爭準備不妥協，對戰爭絕對抵制，對實行戰爭作有組織的一切援助之拒絕。

工黨一面正式宣布這些政策，但在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兩度工黨政府時代，却未實行這政策，亦未進一步縮軍；也沒有進行去武裝人民，把常備軍與工人階級間的裂隙撤除。十八世紀之末 Whig 黨的 Blackstone 謂常備軍不合憲法，而一九二九年的工黨，認爲這主張還太急進。政治思想的進步，是相對的。

關於縮軍，工黨政府曾作如此神話，謂只有英國已經單方縮軍。工黨政府陸軍大臣說，「在

這種情形下，我不能主張再進一步的單方縮軍。」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前任保守黨空軍部長霍爾感謝工黨，說空軍擴張，毫無間斷。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工黨政策有兩個要素：工人階級的壓力及正式決議主張縮軍，反對戰爭；另一方面，資本家的壓力及政府行動，反對縮軍，「繼續」備戰。

一九三四年作了一個變遷。工黨在 Southport 大會主張工黨擁護那反對「破壞和平者」的戰爭。決議提出三點：一、英國不應以武力為國策；二、英國「在必須以武力自衛之時」應遵守國聯意見；三、工黨「應毫不猶疑地贊助政府對破壞和平者作集體行動。」並說，一個工黨政府應向日內瓦提議，在下列三點上作軍縮及國際安全組織的計畫：一、撤廢凡爾賽和約限制德國的軍事條款；二、訂立不侵犯條約；三、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

於是以總罷工方法反對戰爭的政策，就正式取消。雖然這政策有時好像一個神話，但畢竟是英國最優秀的工人力量所懷抱的感情，而這也實在能够止戰。於是說：德意奧各國的工會既不能以總罷工止戰，而日本等國工會力弱不能限制其政府，就取消這個政策。但這實際上是繼續德意等國工會領袖的失敗政策。

Southport 大會上決定必須以武力擁護集體安全，是正確的。但要使國聯及其他集體安全組織在某種程度上作反對迫切的戰爭之堡壘，必須在開始就有擁護和平者之真誠合作，經常壓迫英、法、波、捷及其他資本主義政府來防禦這個堡壘。可是在 Southport 大會上，工黨一面主張集體制裁阿比西尼亞的侵略者，可是另一面，又幫助了那使英國延遲制裁的運動。在事變之初，工黨歡迎英國行動，認為是真向集體安全轉向，不許黨內的人發表意見。戰事發生以前，「Daily Herald」說霍爾在日內瓦的演說是「英國之聲」。但在幾星期後霍爾發表其贊許勝利的侵略者之「和平計畫」時，工黨領袖又失去機會來領導那壓迫「英國之聲」。沈默起來的憤怒的運動，未來英國人民戰綫的運動。

由此看來，工黨政策是危險的，能傷害和平的。因為他們去信任一個資本家政府，忘記對它加以不能放鬆的壓力的需要。去和希特勒講妥協，主張對其招搖撞騙的「二十五年計畫」作「仔細研究」，在法西斯主義侵略及其將來的犧牲者間求一公平地位，尤為危險。然而這是「Daily Herald」及若干工黨領袖在萊茵事變時的態度。

為什麼工黨不能促進和平呢？為什麼它的和平宣傳反而有時幫助戰爭製造者呢？為什麼

它竟完全放棄了這個政策，即英政府製造戰爭或資助希特勒的戰爭來反對國聯之時，反對英國政府呢？

在理論和實行上，自然有許多錯誤，造成這種結果。關於英帝國主義政策，關於鮑爾溫及其擁護者，有許多誤解。但根本上却在於工黨對於唯一道路有一種失望的感情，這政策就是強迫政府和政府戰鬥，喚起全國來破壞它，而與法國蘇聯共同維護和平。但工黨領袖恨這種政策的思想，渴望他們政敵之慎重的開明的「友誼」，他們找機會跳起來擁護鮑爾溫政策的若干方面。於是他們放棄總罷工的空洞威嚇——這如僅是威嚇而已，實際自無意義；但如果有效準備之時，則有充分意義——而作各種幻想計畫，來作和平之完全組織——而這或者有一天是在一個不同的歐洲能夠實現的。

這些計畫中，主要的是成立一個國際警察軍。他們主張由國聯理事會選出有威望的人出來成立一個部，性質類似那「常任委任委員會」。「此部——可叫做國際公安部——任務在平時考慮及準備實行制裁的方法。它可以組織一種國際空軍……它還可在國聯列強間發展一種海軍合作制度……它應有準備實行外交經濟金融軍事制裁的計畫」(H. R. J. Greaves,

“The Prevention of War”)此外還提議政府手中一切軍事及海軍飛機都應取消，民用航空必須國際化，並成立極有力與極新式武裝的國際空軍 (Philip Noel Baker, “International Air Police Force”)。這政策之最積極主張者，是曾為韓德森祕書的貝克 (P. Noel Baker)。但是只要想到一個沒有政府的警察軍竟能够成立，這樣奇蹟地產生的警察軍一定能為和平之工具而不為侵略之工具，而由各種政府所委任來管理此警察軍的官吏，能不顧委任他們的政府的政策而為大眾福利工作，就可見這種主張是如何可笑。這計畫剝開到骨，只是一個理想主義的烏托邦。但這種烏托邦有兩個危險：其一是使許多別樣有用的人們的努力，不走向那真能終結帝國主義和戰爭的方向，而走到這條路來。其二，這也可以不是一個烏托邦的照英國政策的手腕，在現在，也可以去設立一個國際警察部和國際空軍的。不過，用這些名稱的組織，會成爲一種代表和鞏固今日歐洲主要帝國主義列強之力量之組織，這可以成爲空戰的總參謀部及大列強所成立的空軍之總參謀部，這可以變爲那在一九〇〇年蹂躪北京的八國聯軍，這也可以變爲反對德國美國的新的「以戰止戰」的戰爭。

還有許多厭恨戰爭的人，集中精力，計畫軍需工業國有。軍火買賣是一件特別可怖的買賣。

用女色及浪費的賄賂去得到定貨單，創造戰爭的威脅，武裝將來的「敵人」，這在美國上院軍火質問中充分暴露出來了。

這些證據曾由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New Republic」加以摘要：

「紐約電船公司，久與維克司有關，兩公司主要的股東是 Basil Zaharoff 爵士。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三〇年間，他由電船公司得到手續費一百三十六萬美金。

「直至歐戰發生時，第三個參加者出現，即英國人的奧匈公司，德國海軍部由此公司得到美國潛水艇祕密，用以對付美國商船。

「維克司公司曾將美國及英國的潛水艇祕密賣給日本，此事曾受電船公司之抗議，而英國海軍部似亦不知此事。

「在智利和祕魯發生 Tacna-Arica 爭執時，電船公司只賣軍火給祕魯，維克司只賣給智利，這個公司和另一公司互分利潤。電船公司的販賣人在 Lima 誠心誠意的談英國在智利的陰謀，而維克司公司的販賣人在 Santiago 又高談美國在祕魯的謀略。美國退職海軍軍官電船公司副主席寫信給維克司總經理 Charles Craven 爵士說：「詐騙是一切南美生意

的真實基礎，』並說：『在最後，總要點額外油水才辦得通。』

「電船公司及 Bethlehem 在南美維持一個共同的進行賄賂者，祕魯的 Luis Aubry 中校，一九三四年軍縮會議在日內瓦開會時，Aubry 自告奮勇做祕魯代表，盡力反對撤廢潛艇的運動。

「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德國在荷蘭有潛艇廠，或者其他各國也有。這廠製賣小的軍火到歐洲各國。

「倫敦 Soley 公司在世界各埠販賣巨額軍火，主要的供給是來自英國政府。數目之大如該公司頭目所說：『足以變更任何小國中政治力量之均衡。』」

如謂軍備國有就能變更這些幾乎難以令人相信的事實，那是胡說。現任維克司領袖 Hert Lawrance 爵士，戰前曾為金融界巨子，大戰中他是 Dauglas Haig 爵士的參謀總長，後來才到維克司去。如果在他被任為軍需委員會副主席之後，他的力量和地位是否有所變遷呢？僅僅實行軍備國有，或者可以將落在少數資本家手中的額外利潤，普遍到整個資產階級。但這可以使戰爭更加緊一步。羅斯福很明白的是想實行某種軍需國有，目的在使其國家準備「防

禦，「比少數資本家所能做到的更爲有效。

同類性質的計畫還有很多。但他們都不能討論現代世界的這事實：戰爭是和什麼東西在一道，以及戰爭和近代技術以及人類生活方式的關聯。

第十章 戰爭的根源

我們要來看看技術、生產力、人類生產關係、和社會、思想及政府體系間的關係，才能看出現代戰爭的根源和實際。

蒸汽機以及在這些基礎上的技術，把人類由一種靠工具、獸力及自然力生活的動物的水平上，提到一種主要用機器和機械力的動物的水平上。

在帆船、馬車及手打鐵的舊技術上，在蒸汽機發生以前，一種買賣階級已經成長起來；他們由皇帝及貴族那裏把權力拿過來，首先在一國，其次在半個歐洲，把水力的機器發展起來，並且鑄造了一種在自由競爭及工錢勞動的剝削基礎上的社會。資本主義形成了。資本家擁有機器，而一部用機器給與戰爭的力量，一部用機器給與的財富，一部用機器創造的廉價商品，征服了整個地球。

在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及國與國中，大資本及大量機器所有者，就能打敗其較小之敵人，於是發生獨占。普通的資本主義遂長成爲帝國主義。俄人列寧釋之爲：

「在其發展階級上，獨占與金融資本建立其統治，資本輸出有很大重要，大的國際托拉斯間開始分割世界，資本主義列強已經將地上一切地域分割完了的時候的資本主義。」

其帝國主義論一書，寫於一九一六年，材料都是戰前的。他還不知道英國化學工業公司，不知道英國鐵路集中為幾個大組，不知道英國航綫的出現。可是他所追跡的各種過程，日益支配一切經濟生活。我們在其中，還可看出日本、美國、英國、德國獨占中國的競爭，在俄國取得市場的欲望，以及為統制中歐和西歐，以及爭奪煤油和原料的競爭。這一切今天的事實，證明了列寧氏所謂現代戰爭是帝國主義之直接和必然結果的命題。

但費邊社的加特林 (G. E. G. Catlin) 教授在其對死挑戰 (Challenge to Death) 一書中，一面拼命攻擊戰爭，一面反對馬克斯主義戰爭觀。他說：「把一切殖民地企業，一切帝國主義和戰爭都看作是經濟的，這並非全部的事實。」但是，馬克斯主義者並不是說一切社會發展都是經濟的，而只是說經濟是決定的要素。加特林很快意地結論，謂現代戰爭之解釋，「須於心理學中求之，不能於獲取中求之，而須於權力意志中求之。」而馬克斯主義者的戰爭觀可撮要於下：

戰爭是與資本主義分不開的。戰爭是一種歷史現象，原因不在人類之「性惡」，也不在諸政府之「惡」策，而在社會分爲剝削者及被剝削者的分化中。資本主義獨占階段的帝國主義，把資本主義一切矛盾極其尖銳化了，以致和平僅成爲新戰爭之喘息期間。地面及其富源（除已由無產者獨裁所統治者外）幾全爲少數列強獨占。各國不平衡的經濟政治發展，一天一天的創造重新瓜分世界之必要。

但是英國的驢子們，則有他們的御用理論。例如簡斯（Sir James Jeans）在一九三四年說，科學認爲「人口之壓力及擴張之慾求，似爲驅各國人民於戰爭的原因。」馬爾薩斯雖然死了好多年，但御用科學因急於要掩蔽其爲戰爭及戰爭製造者服務，回到久已成爲笑柄的產業革命初期的馬爾薩斯主義。

現在世界上有二十萬萬人，每年約增加百分之一——或每月增加二千萬。但對於這些新人口，有——或很容易得到——新的食料。每年穀物收成的增加，在這世紀之最初二十五年，平均在澳洲增加百分之四，阿根廷約百分之七，坎拿大在百分之十三以上。

經濟學家可以說：收穫增加，同時瘠地必須拿來耕種。但要它產同等收成，必須要更多努力，

因此耕種者困難的生活要更加困難；結果，吃的就要少。他以為這是老實話。但是，他忘記過去用鐮子，現在用曳引機了。用鐮割麥，用連枷打麥，一英畝地要費三十五至五十小時，我們可得收到十五蒲式耳 (bushel)；但用割麥機和打麥機，一畝地只花五小時，用曳引機及康邦因 (combine) 機，一畝只要一小時，而收成普通一畝總在十五蒲式耳 (bushel) 以上。

如謂人口過剩是人口增加比食料增加更快的意思，那麼，根本就是胡說。去世的 *Levee-hulme* 爵士在歐戰時估計，如果今日業已應用的最新技術能普遍使用，則每人每週工作一小時，即可維持世界人類之安適。即在人類能那麼偷閑的世界，看不出人口之過剩。我們知道世界能安適地支持的人口，每二十年需要修正，但現代技術也能進步得這麼快。今日蘇聯有工程師計畫地中海之排水和薩哈拉沙漠之灌溉。較目前的計畫，包括發展西比利亞的產麥區、蘇聯研究院中，還有植物優生學的試驗，用機械移植，收成每畝有時要增四倍。就不談這一類新奇蹟，只要將現代農業的技術和化學肥料以及曳引機等，能在全世界及農業技術幼稚的印度、中國推行起來，食料就能增加一倍。然最奇者，是科學一面講人口壓迫，却一面每年焚燒麥子和咖啡，投魚於海，棉稔放下，船隻廢置，蘭開夏的紡錘消滅，果子爛在樹上，而統治者的政策和希望，是限制

出產，比額輸出入，少吃少穿，少用機器。

還有其他的戰爭原因的理論。鮑爾溫先生相信，謂戰爭原因是人類有「戰爭本能」，由此本能，得以保存種族。比較進步一點的 Aldous Huxley 先生則歸之於一羣神經病的人羣而來。

我們認爲人類的人類之存在，無疑在五萬年以前（據不甚直接證據則在五十萬至一百万年之間）。而可認爲戰爭的戰爭，約在由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之過渡期，即五千年前開始。這種「本能」和「神經病」，何以只在人類歷史最後十分之一的期間才開起花來，成爲事實？在五千年前戰爭出現及有財產羣出現，二者之間，沒有關係麼？

藹理斯 (Havelack Ellis) 說：

「謂最初人類就作戰爭的想法，毫無根據。與人類最有關的動物並不戰爭，除蜂蟻以外，其他動物間亦不常見。像人類這樣的動物，嬰兒時期甚長，在原始生活的困難條件之下，戰爭將使生活困難，甚至有絕種之可能。人類最初所需要的東西，以及如我們所知，所製造的東西，是工具；後來才有武器，即令如此，最初還是爲狩獵用的。」

「我們如看今日尚存的野蠻和未開化民族，他們雖不是真正原人，但無疑比我們更近於原人，而他們也是如此。其中有許多部落發展了戰爭，其中有許多，如 *Cahio* 人，只是在最近才知道戰爭的（這是有意義的事實），但其餘的，則不知道。但即在實行戰爭的民族中間，有的固然是如近代民族間一樣猛烈，但其他則並不是一件渴血的事件，只要有一個戰士死了，戰事就結束的；另一方面，如果發生賠償問題時候，往往是適當地，是賠給有損失的方面的」（*Labour Monthly*，一九三四年十月）。

人類天性自然是人類行動中之一要素，但如談到第一次第二次大戰原因，歸咎於人性，那——如 *Haldane* 所指出的——正如用養氣來解釋某一建築失火的原因一樣。

人類是動物中最能改變其環境的。人類環境，連由人類所創造的部分也在其內，也作用於人類，改變人類的天性。所以並沒有有一種一成不變的，可稱為戰爭之原因的人性。

但新佛洛伊特派（*Neo-Freudian*）說：現代環境——工業主義——創造出神經病及心理狀態和反常，以致使大多數人民發生一種容易激動情緒的狀況，此使戰爭可能。這一部分是事實。最初戰爭宣傳，是影響多半沒有大受教育，由宗教及下品文書和電影所愚的人們。但這不

過是戰爭機構過程之一部分，不是產生戰爭的力量。表現於資本主義中的工業主義，近代技術及生產力，產生那需要戰爭的統治階級，以及——一個時期——受戰爭狂影響的被統治階級。在這過程中，自然有這些階級的心理和思想。但這不是決定要素，而只是鎖鏈中的環節。

因果交錯之鏈，由機械生產中的人類間之關係到機械戰爭中的人類間之關係止。因為工黨及和平派忽視此事實，雖在他們後面有極強和平欲望，他們止戰計畫既不觸實際，也就毫無用處。而使幾百萬人誤入歧途之計畫，在理論和實際上，都是幫助戰爭者用來做煙幕的。

第十一章 大恐慌與革命

資本主義即戰爭。但我們還要將這一般命題說得更切實一點：現在崩潰期資本主義，在製造及引起差不多就在目前的第二次大戰。

第一次大戰及俄國革命後，資本主義進了一個一般恐慌的崩潰期。

資本主義過去也有恐慌，但今天的一般恐慌有新的事實。

蘇聯存在。世界發生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的對立。無產階級之發生、成長和力量，這是戰後世界的新形相。

其次，是殖民地，特別是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暴動。愛爾蘭自一九三〇年來與英國作經濟戰爭，一個到刀叉和菜盤的戰爭。印度問題在每個英國政客心中。鮑爾溫說：讓步，否則失去印度。邱吉爾說：讓步，就要失去印度。英國統治階級間的老爭論，又在革命之前出現。緬甸的飢荒與戰爭，非洲的「叛亂」，中國的反帝運動——這都是使「經濟風暴」更加複雜的新因素。

總之，資本主義是在破裂中。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因資本集中，合理化及新機器之採用，即在平常繁榮時期，工人數目亦相對減少（資本論第一卷）。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間，美國年生產額由二千五百萬萬金元增至三千五百萬萬金元，但工人數目則由九百萬以上減至八百九十萬以下。在英國，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間，生產增加百分之七·六，但就業人數下降百分之五·六。

這就是說工業生產的貨物，不能常態地由工業所僱用的人們買去。世界工業就不能常態地擴張下去。一九三二年世界工業水準整個說來，在一九一三年之下。

生產與人類需要間的裂隙日大，而同時實際生產與生產能力間的裂隙又日大日快。

但這社會制度之崩潰，不是到處平衡的。有的較強，有的較有彈性，而帝俄則以最弱之環破裂。因此制度之崩潰，乃發生法西斯主義。對失業者之態度，為法西斯主義最重要之一部分。

希特勒莫索里尼為無工作者設立集中營等，而麥克唐納則謂英國二百萬失業者為「多餘之廢物」。這是資本主義到處對付恐慌之一步，即將不能用於工業中之勞動力置於無用之地，或作無用之工作，或作戰爭工作而維持最低的生存。

其他的辦法呢？

有些經濟學家以爲利市或蕭條不過如機械之搖擺。他們想用公共事業的建造，來解決失業問題。但是，英國 Runciman 先生在世界經濟會議中，已公開宣布要永遠取消這種政策了。而區區二百萬鎊的經費，也決不能影響真正的經濟變遷。

於是就只有倚靠減低生產了。Neville Chamberlain 說：「在生產有時一看可以增加到無限度的時候，再讓生產增加下去而不制止整頓，就是愚蠢」（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泰晤士報）。生產使價格下落、利潤減少之時，還要生產就是愚蠢。

於是就提倡「節制生育」。願意節制的人節制，這是很好的；但要以貧窮強迫幾百萬人民無子，是可怕的事。而且，只提倡這，認爲是逃出貧困的唯一辦法，是要人類用生命向垂死的社會制度求安身之地。但因資本主義準備新戰爭，要人抵死，又使這過程很慢。無論如何，這不能影響經濟恐慌很久。

於是，「節制生育」又實用到工業發明之上了，我們被邀請回到「手工生產」。但即令這種「經濟的馬爾薩斯主義」能比現在更廣汎實行，也不過加速崩潰過程而已。

世界分爲幾大王國之後，就發生再分割的世界戰爭。再一步就用稅率的鎧甲武器，不使敵

對的帝國主義貨物入口。但這輸出入比額和關稅障壁的这一階段，已快完結了。雖然「光榮孤立」的宣傳家還要進一步實行，但其結果不過使世界貿易更加消沈而已。

但經濟恐慌時候，減低工錢只有使事態更加惡化，這是很顯然的；因購買力要因此減低。但銀行家、工業家、經濟學家還認為減低工錢是「復興」要道。Hugh Cecil 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教會會議上說：

「如果你們能減低工錢，譬如說，百分之二十五，確是一個救濟，因新工業將更可獲利，可馬上吸收失業的人。」

這對於一階級的利潤，或者是一種救濟，但對於全體人民，則不是的。

我們統治者的智慧總結起來：恐慌出路是幾百萬人要做無益的工，是幾百萬作工的人應少得錢，機器之生產應該減低，是孩子應該少生，是新發明應該廢棄，是各個列強應該「自給自足」，自固藩離。但這不過使世界戰爭更快。

除了戰爭以外，還有一個結果，就是不要戰爭，或在戰爭中使革命可能。

資本主義一般恐慌，製造及催促第二次大戰。但一般恐慌，同時又是那能防止和終止戰爭

的過程中之因素：革命。

但革命並不能僅看做戰爭的特效藥，防止或終止那迫近我們的大危局的方法，而根本是階級社會發展之全體的一種結果。隨資本之集中，及「操縱壟斷資本集中過程的資本大王數目之經常減少，那悲慘、受壓迫、奴隸、墮落、受剝削之羣衆則增大，同時，勞動階級，即在資本家生產過程之機構中數目常常增加而團結、組織起來和有紀律的這一階級，也隨之而成長起來。資本之獨占已成爲生產方法更進一步發展之鑄鏹。生產方法之集中與勞動之社會化最後已與資本主義之外殼不能相容。資本主義私有財產之喪鐘已響。剝奪者復被剝奪。」

這是掩蔽我們這時代之巨大的總括。但在其中，還有較小的總括。一即羣衆之悲慘、壓迫、奴隸、墮落、剝削，日益增加，這在資本主義中期及帝國主義初期，因殖民地戰爭及其結果，在四分之一的世界，用陰謀和聖經，商業和兵艦，用茅屋稅、人頭稅和鹽稅，破壞了差不多自足自給的印度、非洲和中國的經濟。破產的農民和狩獵者不得不入工廠礦工之中，而地主和放債者及紡織廠主則在原始農業及鄉村工業之原始廢墟上富足起來。在這殖民地剝削基礎上，少數西歐工人階級生活，稍有改善。但當帝國主義業已將世界分割「開放」完了之時，羣衆之壓迫、奴隸、剝削

不僅在殖民地日增，即在歐美亦日益增加了。而這增加又因戰爭、恐慌而增加。

工人階級對這不幸增加之反抗，不僅是自動地、無意識地長起來的，而是經過科學社會主義運動成長起來的。這反抗，在戰前和戰中，主要地表現為擁護和平的感情。而第一次的工人革命，亦沿此而發生。而這也就是我們所談的終止戰爭的革命。

所謂革命者，是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用力量建立一個「無產者（工人之前線）及無數勞動的非無產者（小有產者、小業主、智識份子）或其大多數之特殊階級聯合之上」的政府。這是無產者及無所有者的民主，是反有產者的獨裁。

但爲了和平，革命一定要用暴力嗎？

德人馬克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說英美革命可以和平成功。考茨基等根據此點，說明革命無須暴力。俄人列寧則以當時英美沒有官僚制度和軍事機構，所以馬克斯如此說，但在巴黎公社以後，馬克斯認爲革命的需要，「不僅是將官僚軍事制度，由一羣人之手轉移於另一羣人之手的問題，而是一個打破的問題了。」

但如果工人要抗爭，如何能夠對付在資本主義者手中的近代武器呢？但是近代武器並不

是真正在帝國主義者手中，而都是靠重工業工廠的。而且一個反動政府的普通後援是學生，軍官學校學生和法西斯蒂的小資產階級，在某種情形下，他們自然有戰鬥價值，但不是常能使用近代武器的。近代軍事技術的進步，也形成對於資本主義的新危險。這些武器雖然看來可怕，但嚇不倒製造它們的人。

但是，英國的工人是否需要暴力革命呢？R. Palme Dutt 曾於一九二五年就加以答覆：「謂我們革命者主張暴力和內戰，是謊話。我們只是說資本家用暴力對付工人，工人就不能信任資產者的法律。例如，如有科學家根據其研究，說英國十年內要地震。對此加以懷疑討論，自是人情。但麥唐納的辦法不同。他就要說，無聊的科學家！他喜歡地震。他要震壞我們的房子。在日本那些國家地震猶可，但我們這裏不要它。我們要和平生活。我們從來和平生活。驅逐這個科學家！你們選舉我，反對地震！於是在拍掌之中，以壓倒大多數通過決議，痛斥該科學家和一切地震云。」

我們決不主張任何暴力和內戰。我們正是要消滅暴力和內戰……但是鮑爾溫是要用充分力量來進攻工人。我們也決沒有『民主的』答覆。但我們是不是要謀叛，打壞皇宮呢？絕對不

然。我們要說的話很簡單：第一，有產者現在合法地、半合法地、不合法地進攻工人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工人不能信賴國家法律和組織能保護他們，必須信任自己的力量。因此，第三，工人階級必須統一起來，組織起來。」



附錄

一年來的變遷

此書第一版問世以來，事情變得很快。此處自不能對此向新戰爭運行的每一事變加以描寫。不過這些事變，都是環繞若干重要事變：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進攻，德國重整軍備及重新武裝萊茵區，英國的重整軍備，以及日本向戰爭的運動。我們對於這些事變，以及針對這些事變而起的和平運動，略加敘述。

為經濟恐慌驅於拼命冒險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因歐洲局面之變遷，抓着一九三五年為其「光榮的」領土擴張的機會。德國公開而壓倒的重整軍備，吸盡了德國的收入和精力，乃將國社黨潮流的影響，帶到匈牙利、波蘭（某種程度上）和其他國家。這在法國有二重反應：與蘇聯訂立和平公約，以及賴伐爾容許莫索里尼在非洲的野心，以求完全於希特勒的威脅。

一九三五年春，意大利軍艦已向其東非殖民地的 Eritrea 和 Somalia 運輸。

在此時期，英國內閣以金錢和原料（如飛機、摩托等）培植德國之擴軍，而同時則以此擴軍為藉口，大增英國軍力。以海軍條約（公開破壞凡爾賽和約），英帝國主義滿足了希特勒的計畫，而法國之焦慮增加了。英法討論之牽延數月，這討論，是以一九〇六年英法意瓜分阿比西尼亞勢力範圍之協定為基礎的。但莫索里

尼不願加入談判，他正利用歐局之緊張，因英國對德政策而繼續增大之緊張。

在此時期，當二五〇、〇〇〇意軍運到非洲之時，如歐洲聯合抵抗，還可阻止戰爭。但國聯仍照常沈默。後來，當大家都知道意軍已準備好了之時，英政府突然呼籲國聯，主張對意制裁，拉着法國政府壓迫意大利。因為鮑爾溫同時繼續援助德國，法政府不願加以壓迫，雖然同意制裁，但如拉伐爾說的，不過是「甘草制裁」。

在英政府這種對國聯的新的、想不到的、稀奇的、熱心的後面，有那有世界意義的戰略事實。阿比西尼亞在到直布羅陀、埃及、亞丁、印度的路上，是英帝國背骨上之緩衝地帶。這也是開普敦、開羅、加爾各答、新加坡這一「世界計畫」的中心點。一個強有力的侵略國的軍隊在此，是一個威脅。英政府對付這威脅，最初還是用通常「威脅利誘」的技術。它派內海艦隊加入地中海艦隊，增加直布羅陀、馬爾太和埃及駐軍，駐紮飛機保護艦隊。威脅意大利城市，並且強迫其指令者喬治王回去為希臘皇帝。英國一面作這些姿勢和威脅，而一面則作普通的外交手腕，如英國在這劫掠中應有一份的話，意大利「權利」自應承認（雖加限制）。如英國實際佔領阿國一部份，也可抵消意國在別處的力量。意大利法西主義也以威脅來答覆威脅，仍向前幹。意軍開向埃及邊境，在Benghazi建立一轟擊艦隊，可以對轟對面海港的英國內海和地中海的艦隊……

一九三五年夏，大家都明白戰事已定在九十月間。愛護和平者是應該行動了。有許多人（連本書著者亦然）以為和平靠資本主義國家人民反對其本國政府的，已知此種觀點是太簡單了。我們看見阿意戰爭威脅其他地方的和平。許多小國，「未來的阿比西尼亞」，急望從來無能的國聯有所行動，保證自己的生存。意大利

人民，還沒有抵抗莫索里尼的戰爭行動。而蘇聯、法國、捷克，事實上已用集體安全方法，使希特勒計畫困難。自然，我們應該修正對國聯意見，加入「制裁」，使國聯行動，來防止或減縮意大利的侵略戰爭。

同時，從來懷疑國聯認為有「強制性」，主張靠個人或團體拒絕參戰的方法和和平主義者，也改變他們觀點，有條件或無條件贊成制裁。大家認為拒絕參戰，此時已無效果，而有一分希望的方法，都應採取。於是除社會主義運動中極少數集團以外，各國有一致贊成國聯行動。法國有「人民戰綫」，統一尤強，卒將滑脫太遠的賴伐爾推倒。

戰爭發生，某種制裁實行了。但這防礙意國侵略甚少。油、鍋、煤不在禁止出口之列。禁油在開始討論。

這種禁止將可使意大利坦克飛機不能殺害半武裝的阿比西尼亞人民。於是莫索里尼就明說他將認油禁為「戰爭行爲」。於是英政府暫時回到國內事情，回來爭勝了一個匆忙的選舉（在國聯領袖為和平奮鬥之時）。

看見了鮑爾溫對國聯及其原則的擁護是極其暫時而背信的左派，自由黨、工黨及共產黨的許多分子，不能影響選舉事情。剛剛投票之後，大家覺悟了。英政府提出賴伐爾、霍爾「和平計畫」，承認意大利實際統制阿比西尼亞三分之一的土地。

鮑爾溫裝做一個國聯擁護者得到選舉的勝利；現在他背叛這些原則了。他給侵略以「紅利」。他剽掠一個國家獨立，奪其好多土地，置於別國有效統制之下（名義上給他一個「通海走廊」，實際不過一條駱駝路

而已。在議會中，在報紙上，在討論會中，風暴起來了。以多數黨再選的鮑爾溫不復能如意統治了。他不得不革去外相霍爾，在議會中謝罪，收回「和平計畫」。於是他在形式上不得不回到制裁政策。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這些日子，看見英帝國主義政策爲英國人民所制止。這反抗是暫時的，有限的，消極的。但這可以作將來的榜樣和鼓勵。一切誠意於和平和正義者之聯合，打破了那足以獎勵每一西方東方法西軍閥侵略者的計畫。這計畫答應他們：「你搶一千，給你一萬。」

擁護此計畫者有二理由：一是說如果用油禁制裁莫索尼里使其不能戰勝，他會在地中海作「瘋犬」戰，轟炸英國艦隊。但如國聯諸強真正聯合，是沒有一個國家敢於進攻他們的。他們有比意大利四十倍大的戰鬥力，即以地中海而論，也有十倍於意大利之力。不能因爲侵略者威脅說要發瘋，或者自殺，就應報酬他的。

擁護鮑爾溫霍爾計畫的親法西派的第二論據是說，阿比西尼亞事實上不能得到比這更好的條件，只有得到更壞的條件。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當這些條件提出之時，意軍並無什麼進展。只是在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開始用大規模芥子毒氣之時，才能得到前進的。這些散布毒氣的飛機用的煤油，主要是國聯諸強供給的；製毒氣原料，也是國聯諸強賣出的。但另一方面，阿比西尼亞却被英國所首倡的政府禁止軍火出口所妨礙，買不到武器，而在戰事發生之後，金融抵制又使阿比西尼亞不能買到够用的軍火。如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對意實行油禁，而對阿給以金融經濟的援助（英國及其他諸國照國聯盟約有此義務），那麼，意軍定得不到一九三六年二月到四月間所得到的發展。

阿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 Ogaden 沙漠的勝利，十一月在 Talazze 河的勝利，一九三六年六月在 Tembien 區域的勝利，看出阿皇自己的部下，知道移動，迅速散開，對交通綫側面進攻及夜襲的必要。他們只有靠這種游擊戰爭，才能得勝；而他們也能使用這戰術得到了一些時期的勝利。但接着阿比西尼亞失敗了。在南部，Ras Desta 因想某硬寨打死仗對付大砲坦克，丟了一省。在二月間，一個頑強老貴族 Ras Mulugeta 因爲不願作遊擊戰破壞了阿國最大的軍隊，而自己亦以身殉。他在白天進攻意大利，而意軍有大砲進攻和戰壕短牆掩護；他的軍隊之勇敢，只有增加他的損傷。於是因爲拚命填補阿國主要軍隊的損失，一誤再誤之事發生了。

這些失敗，以及毒氣對軍隊的可怕結果，使他們不得不在迅速退却之時出現於白日，於是使阿國在北綫軍隊瓦解。

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比起在東方西方迫近的更大戰爭，不過是一插話。這戰事之重要，在其使大戰更近，在意大利勝利鼓勵了其他侵略。但這勝利主要由於英國政策，因英國想制止莫索里尼而又不打破他（怕意大利革命），想制止莫索里尼而又同時保護希特勒（必然使法國反感）。

現在，如一年前一樣，東方西方侵略在威脅蘇聯。不過比一年前更爲厲害的，是這侵略也在威脅其他國家。一刻也沒有放鬆巨大的工業農業建設的蘇聯，一年來已大增其戰鬥力。至遠東鐵路線多增加一倍，大約保護西比利亞邊境的軍隊也增加了一倍。這些軍隊的武裝，比從前甚至還要好。去年紅軍在 Kiev 演習，表示蘇聯

空軍在某一方面超過了其他各國。在這演習中，一方人由空中下落到「敵人陣線」後面，運輸機擲下坦克及輕車，使這一旅行動。這是一個新的戰術武器，在遠東廣大平原，尤其適用。

蘇聯方面增加軍力，同時日本準備也差不多可以並駕齊驅。我們會說日本將以三十萬人進攻西比利亞，已經落後了一年，這數字現在大約可以五十萬計，而日本有訓練的二百萬軍隊，可以立刻調來作這孤注之擲。在日本總選舉中，反軍事法西派有意想不到之增加。但馬上軍事改變發生，軍事領袖更加控制日本政策。這些軍事領袖，眼睛正看到外蒙。邊境衝突已發生於外蒙境內，坦克飛機都使用起來。不過，日本還在等待其西方的意中的同盟軍。

在西歐，情形仍如第五章所說。一年以前，國社黨領袖得到公開武裝及徵兵的權利。英國的幫助，使一切抗議無用。現在第二步來了；德國武裝邊境的權利也被承認，而英國的政策，依然演舊時之作用。當意阿戰爭最急之時，英政府詢問法國，如莫索里尼「發瘋」，法國是否在地中海幫助。法國作了一個慎重的約言，但問英國是否援助萊茵，如希特勒破壞羅迦諾條約，重整萊茵區軍備的話。英國政府拒絕答覆這種「假想的意外之事」……這是對希特勒的直接鼓勵——和從前一樣。

萊茵事件已在會議、和平計畫、互詰及失望之混鬧一陣中，化爲烏有。國社黨還在用恐嚇政策。第二步威脅，是會在奧國、米美爾和波蘭走廊。除非英國被迫改變政策，德國是要把這些地方弄走的。

在會議、演說、白皮書之後面，戰爭競爭在進行着。英帝國主義一面在爲自己利益制止莫索里尼，一面則鼓

勵希特勒，法帝國主義一面爲自己利益要一强有力的和平戰線制止希特勒，於是施壓力於英國，鼓勵莫索里尼，辯護意大利使用毒氣，盡力阻止制裁之實行。法國已有一個人民戰線了。如英國也有一個同樣的成功，卽令變遷很小，也可以中止對希特勒的殷勤政策。於是英國和法國、蘇聯、捷克以及其他懼戰小國，就可以形成一個反法西斯戰爭的强有力的和平戰線之堡壘罷。

這是最近幾月或幾年間和平之關鍵。因爲英國左派力量之分化，才使英政府由一個醜事墮到另一醜事，由翻變到退却。如要和平繼續，就要救正英國工人及社會運動的分化。統一有二重結果：第一，能改變英國政策，第二，能使國際工人運動統一。這一統一，將使其他各國，乃至現在法西獨裁之下的國家，都形成「人民戰線」，使政府不得不使集體安全成爲一個真正的東西而使其工作。

大戰是益加迫近了。但我們也有新的希望。求和平與正義者的聯合，在過去一年中得到一個名稱，卽「人民戰線」。這在改變歐洲局勢，也是歐洲對法西斯主義的回答和威脅。英國人應在此作這樣一個對戰爭的答覆，以保障我們的城市，不致破壞於由空而來的戰爭之地獄之中。

迫近的世界大戰終

